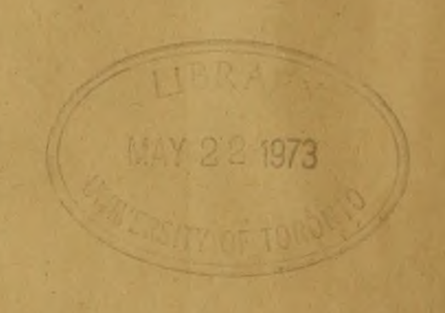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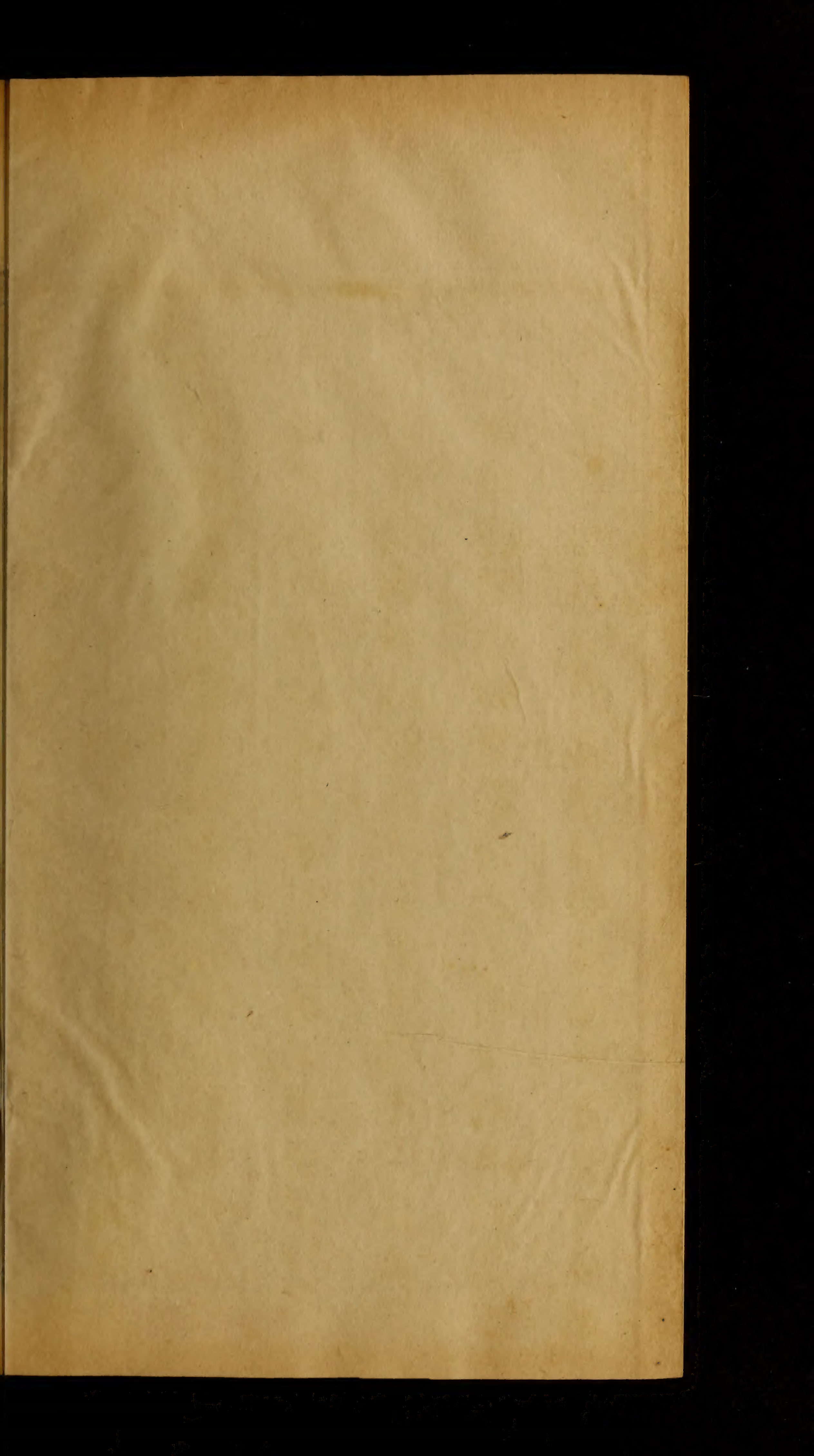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參訂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

徐庶之母與王陵之母皆賢母也陵母之死恐其子之歸楚庶母之死怒其子之歸曹然庶母不死于曹操召見之初而死于徐庶既歸之日或恨其死之晚矣予曰不然曹操非項羽比也羽直而操詐庶母即欲先死以絶庶之望而奸詐如操何難秘之而不使庶知又何難于母死之後假作母書以召庶乎此不得爲庶母咎也

水鏡之薦孔明與元直之薦孔明又自不同元直則相告相囑唯恐立德之无人唯恐孔明之不出是極忙極熱者也水鏡則自言自語反以元直之薦爲多事反以孔明之出爲可惜是極閒極冷者也一則特爲

薦孔明而返一則偶因訪元直而來一有心一無意寫來更無一筆相
似而各各入妙

立德望孔明之急聞水鏡而以爲孔明見崔州平而以爲孔明見石廣
元孟公威而以爲孔明見諸葛均黃承彥而又以爲孔明正如永夜望
曙者見燈光而以爲曙也見月光而以爲曙也見星光而又以爲曙也
又如旱夜望雨者聽風聲而以爲雨也聽泉聲而以爲雨也聽漏聲而
又以爲雨也西廂曲云風動竹聲只道金珮響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
玄德求賢如渴之情有類此者孔明卽欲不出安得而不出乎

順天者逸逆天者勞無論徐庶有始無終不如不出卽如孔明盡瘁至
死畢竟魏未滅吳未吞濟得甚事然使春秋賢士盡學長沮桀溺接輿
丈人而無知其不可而爲之仲尼則誰著尊周之義于萬年使三國名
流盡學水鏡州平廣元公威而無志決身殲不計利鈍之孔明則誰傳

扶漢之心于千古玄德之言曰何敢委之數與命孔明其同此心與淡泊寧靜之語是孔明一生本領淡泊則其人之冷可知寧靜則其人之閒可知天下非極閒極冷之人做不得極忙極熱之事後來自博望燒屯以至六出祁山無數極忙極熱文字皆從極閒極冷中積蓄得來此卷極寫孔明而篇中却無孔明蓋善寫妙人者不于有處寫正于無處寫寫其人如閒雲野鶴之不可定而其人始遠寫其人如威鳳祥麟之不易覩而其人始尊且孔明雖未得一遇而見孔明之居則極其幽秀見孔明之童則極其古淡見孔明之友則極其高超見孔明之弟則極其曠逸見孔明之丈人則極其清韻見孔明之題詠則極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歡而孔明之爲孔明于此領畧過半矣玄德一訪再訪已不覺入其玄中又安能已于三顧耶

每到玄德訪孔明處必夾寫張翼德幾句性急語以襯之或謂孔明粧

腔玄德做勢一對空頭不若張翼德十分老實于矣曰爲此言者以論今人則可以論玄德孔明則不可孔明眞是養重非比今人之本欲求售只因索價假意留難玄德眞正慕賢非比今人之本不愛客只因好名虛修禮貌也

觀水鏡未得其時之言及州平徒費心力之語令讀者眼光直射注五丈原一篇讖在孔明未起手時早爲他結尾伏下一筆矣今有作稗官者往往前不顧後後不顧前更有閱稗官者亦往往前忘其後後忘其前或曰此等人當令其讀三國余曰此等人正未許其讀三國

却說徐庶趲程赴許都曹操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往迎之庶入相府拜見曹操爲親屈非爲操屈也操曰公乃高明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庶曰某幼逃難流落江湖偶至新野遂與玄德交厚老母在此幸蒙慈念不勝愧感人欲殺其母而反謝其德眞謂不得已之言操曰公今至此正可晨昏侍奉

今堂吾亦得聽清誨矣就知此後晨昏不得侍奉而清誨亦豈不賜教乎庶拜謝而出急往見其
母泣拜於堂下母大驚曰汝何故至此庶曰近于新野事劉豫州因得母
書故星夜至此徐母勃然大怒拍案罵曰辱子飄蕩江湖數年吾以為汝
學業有進何其反不如初也元直始不過爲俠客繼則居然作名士本是後勝于初乃責其反不如初妙甚汝既
讀書須知忠孝不能兩全豈不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乎玄德仁義布于
四海況又漢室之冑汝既事之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僞書更不詳察遂棄
明投暗自取惡名真愚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汝玷辱祖宗空生于
天地間耳前罵曹操可敬今罵徐庶更可敬罵庶深于罵操矣罵得徐庶拜伏于地不敢仰視母自
轉入屏風後去了少頃家人出報曰老夫人自縊于梁間徐庶慌入救時
母氣已絕本欲全母之生及歸乃歸而反速母之死元直其抱恨終天乎後人有徐庶母讚曰
賢哉徐母流芳千古守節無虧于家有補教子多方處身自苦氣若丘
山義出肺腑讚美豫州毀觸魏武不畏鼎鑊不懼刀斧唯恐後嗣玷辱

先祖伏劍同流斷機堪伍生得其名死得其所賢哉徐母流芳千古

徐庶見母已死哭絕于地良久方甦曹操使人齎禮弔問又親往祭奠〔母而有靈母其吐之〕徐庶葬母柩于許昌之南原居喪守墓凡操有所賜庶俱不受〔以上了却徐庶以下專敘孔明〕時操欲商議南征荀彧諫曰天寒未可用兵〔天寒二字照後風雪〕姑待春煖方可長驅大進操從之乃引漳河之水作一池名玄武池于內教練水軍準備南征〔漢武習水戰于昆明池是天子窮兵外國曹操習水戰于玄武池是權臣黷武中華●以上接下曹操以下再敘玄德〕

却說玄德正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諸葛亮忽人報門外有一先生峩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伊何人乎〕玄德曰此莫非卽孔明否〔不獨玄德疑是孔明卽讀者至此亦疑是孔明矣然孔明決不如此容易見也〕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突如其來幻絕〕玄德大喜請入後堂高坐拜問曰備自別仙顏日因軍務倥偬有失拜訪今得光降大慰仰慕之私徽曰聞徐元直在此特來一會〔不是來薦孔明却是來尋徐庶妙在極閒〕玄德曰近因曹操囚其母徐母遣人馳書喚回許昌去矣〔具答還他尋徐庶尚不提起薦孔明〕

極閒

徽曰此中曹操之計矣吾素聞徐母最賢雖為操所囚必不肯馳書召其子此書必詐也元直不去其母尚存今若去母必死矣（水鏡之明于知人與徐母之勇于死義可稱雙絕）立德驚問其故徽曰徐母高義必羞見其子也（其子不知而其友知之所謂關心者亂旁觀者清）立德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此處方是正文以上只算閒敘話）徽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一人為之薦不讀之讀妙在極閒極妙）立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孔明與博陵崔州平潁州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為密友（本因徐庶知孔明卻又于徐庶之外閒閒敘出三人●前者一人姓名不肯道今則連片說出奇妙）此四人務于精純惟孔明獨觀其大略（藏精純于大略之中）嘗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眾問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既述其言又述其所不言其言可知其所不言亦不可量●此補徐庶語中所未及）每常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此中徐庶語中所已及）立德曰何潁州之多賢乎徽曰昔有殷馗善觀天文嘗謂群星聚于潁分其地必多賢士（立德所求水鏡所薦止一賢耳乃舍一賢而美多賢一稱地靈一稱天文妙在

（極忙中夾此閒語）時雲長在側曰某聞管仲樂毅乃春秋戰國名人功蓋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過（將雲長詞語管樂）徽笑曰以吾觀之不當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極似順雲長語氣）雲長問那二人徽曰可比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雲長意中必謂于管樂之下更求其次矣不患水鏡却于管樂之上請出太公留侯來索性抹倒管樂將孔明極力一揚妙極妙極）衆皆愕然徽下階相辭欲行玄德留之不住徽出門仰天大笑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預爲後文伏筆）言罷飄然而去（寫水鏡如閒雲野鶴忽然飛來忽然飛去飄飄灑灑之極）玄德歎曰眞隱居賢士也次日玄德同關張幷從人等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于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如棊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榮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陽有隱居高眠臥不足（的是好歌）

玄德聞歌勒馬喚農夫問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臥龍先生所作也（未見其人先聞其歌）玄德曰臥龍先生住何處農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岡乃臥龍

岡也岡前疎林內茅廬中卽諸葛先生高臥之地玄德謝之策馬前行不數里遙望臥龍岡果然淸景異常未見其人先觀其地後人有古風一篇單道臥龍居處詩曰

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岡枕流水高岡屈曲壓雲根流水潺湲飛石髓勢若困龍石上蟠形如單鳳松陰裡柴門半掩閉茅廬中有高人臥不起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時籬落野花馨床頭堆積皆黃卷座上往來無白丁叩戶蒼猿時獻菓守門老鶴夜聽經囊裡名琴藏古錦壁間寶劍映松文廬中先生獨幽雅閒來親自勤耕稼專待春雷驚夢回一聲長嘯安天下詩亦不俗

玄德來到莊前下馬親叩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眞是一個脚色手本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每見人家閽奴接着一大字名帖輒便喫嚇今童子驟省如許官銜竟似不聞也者眞不愧爲臥龍先生之童也玄德曰你只說

劉備來訪（稱名而去其官則得之矣）童子曰先生今早步出（第一番不遇）立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踪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立德曰幾時歸童子曰歸期亦未定或三五日或十數日（寫童子之甚閒）立德惆悵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罷了立德曰且待片時雲長曰不如且歸再使人來探聽立德從其言囑付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劉備拜訪（臨行再囑殷殷懃懃）遂上馬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鶴相親松篁交翠觀之不已（再將臥龍所居之處賞鑒一番妙在勒馬回觀蓋玩山色者宜于遙看遊勝地者不忍遽別也）忽見一人容貌軒昂丰姿俊爽頭帶逍遙巾身穿皂布袍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伊何人乎）立德曰此必臥龍先生也（我亦疑是臥龍先生）急下馬向前施禮問曰先生非臥龍否其人曰將軍是誰（妙在不即通名先問立德）立德曰劉備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妙在此人不是孔明使立德望個空）立德曰久聞大名幸得相遇乞即席地權坐請教一言二人對坐于林間石

上關張侍立于側〔此中偏有此閒筆〕州平曰將軍何故欲見孔明立德曰方今天下大亂四方雲擾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耳州平笑曰公以定亂爲主雖是仁心但自古以來治亂無常自高祖斬蛇起義誅無道秦是由亂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亂光武中興重整基業復由亂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復四起此正由治入亂之時未可猝定也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爲徒費心力耳豈不聞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定人不得而強之乎〔妙在極權極熱之時偏聽此極閒極冷之語●說孔明徒費心力是于孔明未出山時早爲他臨終結局伏下一筆妙〕立德曰先生所言誠爲高見但備身爲漢胄合當匡扶漢室何敢委之數與命〔與孔明成敗利鈍非所逆覩之言一樣意思〕州平曰山野之夫不足與論天下事適承明問故妄言之〔州平更不往復便作收科〕立德曰蒙先生見教但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立德見話不投機亦借問孔明作收科〕州平曰吾亦欲訪之正不知其何

往愈閑愈冷玄德曰請先生同至敝縣若何如此閒冷之人安肯到縣玄德此言不過了世事語州平曰愚性頗樂閒散無意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見既無意功名安肯他日再見州平此言亦是了世事言訖長揖而去去得飄洒與水鏡一般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張飛曰孔明又訪不著却遇此腐儒閒談許久偏是腐儒最喜閒談翼德罵之誠爲暢快但州平非其人耳玄德曰此亦隱者之言也昔之隱士翼德見之猶以爲腐儒若今之腐儒恐玄德之必不以爲隱士也三人回至新野過了數日玄德使人探聽孔明回報曰臥龍先生已回矣玄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了有翼德鹵莽愈觀玄德之懇懃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孟子云欲見賢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孔明當世大賢豈可召乎孔明能彼管樂玄德能讀孟子遂上馬再往訪孔明關張亦乘馬相隨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彤雲密布行不數里忽然朔風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粧臥龍岡雪景必更可觀張飛曰天寒地凍尚不用兵正與前番或天寒不可用兵一語相反而相應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寫翼德愈襯出玄德玄德曰吾正欲

使孔明知我們怒之意如弟真怕冷可先回去飛曰死且不怕豈怕冷乎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用兵不怕冷訪客豈怕冷）玄德曰勿多言只相隨同去將近茅廬忽聞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此何人）玄德立馬聽之其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辭荊榛後車遂與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白魚入舟涉孟津牧野一戰血流杵鷹揚偉烈冠武臣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芒碭隆準公高談王霸驚人耳輟洗延坐欽英風東下齊城七十二天下無人能繼蹤兩人非際聖天子至今誰復識英雄（歌中之意獨有取于呂望與酈生名隱然合者管仲樂毅也管仲相于齊而呂望封于齊樂毅下齊七十餘城而酈生亦下齊七十餘城孔明自以管樂此作歌之人與孔明相彷彿故其所歌之人亦與管不相彷彿耳）

歌罷又有一人擊桌而歌（此又何人）其歌曰

吾皇提劍清寰海創業垂基四百載桓靈季業火德衰奸臣賊子調鼎鼐青蛇飛下御座旁又見妖虹降玉堂（前卷中事忽于此處一提）羣盜四方如蟻聚

奸雄百輩皆鷹揚吾儕長嘯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濁酒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千古名不朽（前歌是弔古此歌是感今前歌是嗟遇此歌是自慰一唱一和如相贈荅）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臥龍其在此間乎（我亦疑二人中必有一臥龍）遂下馬入店見二人憑桌對飲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先聞其歌後見其貌）玄德揖而問曰二公誰是臥龍先生長鬚者曰公何人欲尋臥龍何幹（可今亦妙在不郎適）（名先問玄德）玄德曰某乃劉備也欲訪先生求濟世安民之術長鬚者曰吾等非臥龍皆臥龍之友也（又妙在兩人都不是孔明使玄德又望一個空）吾乃潁州石廣元此位是汝南孟公威（水鏡說孔明之友自徐庶而外更有崔石孟三人今玄德俱不期而會一則遇于初訪孔明之後一則遇于再訪孔明之前或一人獨遇或兩人並遇參差錯落妙事妙文）玄德喜曰備久聞二公大名幸得邂逅今有隨行馬匹在此敢請二公同往臥龍莊上一談廣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不勞下問明公請自上馬尋訪臥龍（又妙在極閒極冷）玄德乃辭二人上馬投臥龍岡來到莊前下馬扣門問童子曰先生今日在

莊否童子曰現在堂上讀書（讀者至此疑其只有一兩顧不消三顧矣）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門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觀此二語想見其爲人）玄德正看間忽聞吟詠之聲乃立于門側窺之（不即入見且窺聽之之寫得紆徐有致）見草堂之上一少年擁爐抱膝歌曰

一鳳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棲（疑其人之爲龍而聽其歌則又以鳳自居）士伏處于一方兮非主不依樂躬耕于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于琴書兮以待天時

玄德待其歌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昨因徐元直稱薦敬至仙莊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瞻道貌實爲萬幸（此時玄德意中以爲既遇孔明即今讀者意中亦以爲既遇孔明矣）那少年慌忙答禮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妙在又不是孔明又使玄德望個空）玄德驚訝曰先生又非臥龍耶少年曰某乃臥龍之弟諸葛均也愚兄弟三人長兄諸葛瑾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爲幕賓孔明乃二家兄（前徐庶止敘孔明之弟而未及其兄今却在諸葛均口中補敘出諸葛瑾只一兄一弟分作兩番出落眞敘事妙品）玄德曰

臥龍今在家否均曰昨爲崔州平相約出外閒遊去矣第二番又不遇●方欲邀石廣元同來誰知反爲州平約去玄德曰何處閒遊均曰或駕小舟游於江湖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或尋朋友於村落之間或樂琴書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說出高人韻事又妙在極閒極冷玄德曰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大賢均曰少坐獻茶張飛曰那先生既不在請哥哥上馬我卻翼德此時熱耐不得矣玄德曰我既到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因問諸葛均曰聞令兄臥龍先生熟諳韜畧日看兵書可得聞乎均曰不知又答得極閒極冷張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又借翼德焦燥襯出玄德謙恭玄德叱止之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却來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駕數日之後備當再至願借紙筆作一書留達令兄以表劉備殷勤之意第一次通名第二次致書以次而來漸漸相近均遂進文房四寶玄德呵開凍筆拂展雲箋寫書曰

備久慕高名兩次晉謁不遇空回惆悵何似竊念備漢朝苗裔濫叨名

僭位朝廷陵替綱紀崩摧羣雄亂國惡黨欺君備心膽俱裂雖有匡

濟之誠實乏經綸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義慨然展呂望之大才施子

房之鴻略（呂望子房正與司馬徽徐元直所言相應）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達再容

齋戒薰沐特拜尊顏面傾鄙悃統希原鑒

玄德寫罷遞與諸葛均收了拜辭出門均送出玄德再三慇懃致意而別

（弟一次囑其童弟二次囑其弟以次而來漸比相近矣）方上馬欲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

生來也（此必孔明無疑矣）玄德視之見小橋之西一人煖帽遮頭狐裘蔽體騎着

一驢後隨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蘆酒踏雪而來（不似一幅畫圖）轉過小橋口吟詩

一首（又寫得極閒極冷）詩曰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疑是

玉龍鬭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堂上之歌有鳳雪中之歌有龍鳳與龍又間間相對）騎驢過小

橋獨歎梅花瘦（通篇咏雪未句咏不比石孟二人弔古感今之歌更覺蕭洒）

玄德聞歌曰此真臥龍矣（我亦以爲此番定然不誤）遂滚鞍下馬向前施禮曰先生冒雪不易劉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驢答禮諸葛均在後曰此非臥龍家兄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妙在又不是孔明又使玄德望箇空●不用黃承彥通名却用諸葛均代說又變一樣文法）玄德曰適聞所咏之句極其高妙承彥曰老夫在小婿家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適過小橋偶見籬間落梅花故感而誦之不期爲尊客所聞（宋太祖雪中訪趙普見了論語半部劉玄德雪中訪孔明聽了詩歌幾篇然半部致太平是趙普欺人之語不若詩歌之足以動聽也）玄德曰曾見令婿否承彥曰便是老夫也來看他（又妙在荅得儆閒極冷）玄德聞言辭別承彥上馬而歸正值風雪又大回望臥龍岡悒怏不已（前番玩景此番無心玩惟有悒怏寫得有情致）

後人有詩單道玄德風雪訪孔明詩曰

一天風雪訪賢良　不遇空回意感傷　凍合溪橋山石滑
寒侵鞍馬路途長　當頭片片梨花落　撲面紛紛柳絮狂
回首停鞭遙望處　爛銀堆滿臥龍岡

玄德回新野之後光陰荏苒又早新春冬雷則龍蟄春雷則龍起訪臥龍者固當於春時訪之乃命卜者揲蓍選擇吉期齋戒三日薰沐更衣再往臥龍岡謁孔明明禋休享成王以敬禋之道敬周公齋戒薰沐路烈祖亦以敬神之道敬孔明關張聞之不悅遂一齊入諫玄德正是 高賢未服英雄志　屈節偏生傑士疑 未知其言若何下文便曉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仇

玄德弟三番訪孔明已無阻隔然使一去便見一見便允又徑直沒趣矣妙在諸葛均不肯引見待玄德自去於此作一曲及令童子通報正值先生晝眠則又一曲玄德不敢驚動待其自醒而先生只是不醒則又一曲及半晌方醒只不起身卻自吟詩則又一曲童子不即傳言直待先生問有俗客來否然後說知則又一曲及既知之卻不即見直待入內更衣然後出迎則又一曲此未見時之曲折也及初見時玄德

稱譽再三孔明謙讓而又只不肯賜教於此作一曲及玄德又懇切問其志若何直待玄德促坐細陳衷悃然後爲之畫策則又一曲及孔明既畫策而玄德不忍取二劉孔明復決言之而後玄德始謝教則又一曲孔明雖代爲畫策却不肯出山直待玄德涕泣以請然後許諾則又一曲既已許諾却復固辭聘物直待玄德慇懃致意然後肯受則又一曲及既受聘却不即行直待留宿一宵然後同歸新野則又一曲此既見以後之曲折也文之曲折至此雖九曲武夷不足擬之

孔明既云曹操不可與爭鋒而又曰中原可圖其故何哉蓋漢賊不兩立雖知天時必盡人事所以明大義於天下耳且其言有應有不應三分鼎足言之應者也功成歸田言之不必應者也其必應者酬三顧之恩其不必應者念托孤之重大段規模固已算定於前而相理制宜不妨變通於後知必踐一句定是一句天下豈有印板事體古人豈有印

板言語書中豈有即板文章乎

或曰孔明不勸立德取孫曹之地而勸立德取二劉之地將欲扶漢而反自剪其宗室毋乃不可乎予曰不然二劉之地立德不取必爲孫曹所有故爭荆州於孫權何如受荆州於劉表此立德之失計於先也取西川於劉璋無異取西川於曹操此孔明之預規其後也不得以此爲孔明病

正敘孔明出草廬之後讀者方欲拭目而觀孔明之事乃忽然合却新野夾敘東吳不但爲孫權一邊不當冷落亦將爲孔明遊說東吳張本也且其間文字亦有相連而及者孔明爲立德書策便有周瑜爲孫權書策以配之孫權爲孫堅報仇便有徐氏爲孫翊報仇以配之又立德得賢相孫權亦得良將孔明欲圖荆益甘寧亦請圖荆益凡如此類皆天然成對豈非妙文

前太子辨與皇子協臥草堆之中而崔毅有兩日之夢今孫策與孫權領江東之衆而其母亦有一日一月之夢夫日爲君象民無二君天無二日辨既廢而協始立一日沒而後一日升原無兩日並出之理也若以孫權爲日則是與蜀魏之君並出而爲三日矣吾以爲正統之主則當日之僭號之主則但當月之就江東而論則權爲日而策爲月若就天下而論則宜以劉備爲日而曹丕與孫權皆月耳

二喬姊妹分嫁二婿二吳姊妹同歸一夫權母謂權曰吾死之後汝事吾妹如事我然則母死之前權以母姨爲庶母母死之後權即以母姨爲繼母矣以母姨爲庶母與尋常之庶母不同以母姨爲繼母與尋常之繼母不同權即欲不盡孝而不可得矣雖然不獨孫權宜然也凡繼母之與前母亦姊妹行也即庶母之與嫡母亦姊妹行也豈必母姨而後爲母之姊妹豈必事母之姊妹而後盡孝哉

唐徐世勣起於盜賊之中而甘寧亦起於盜賊之中世勣初號無賴賊繼號難當賊末號佳賊而甘寧亦號錦帆賊然世勣阿附武后而甘寧忠事孫權則世勣之佳不必佳而甘寧之錦乃眞錦也

今之學孔明者不能學其决策草廬而但學其晝寢學甘寧者不能學其改邪歸正而但學其銅鈴錦帆[illegible]不能學其尊賢禮士爲父報仇而但學其喪中爭戰[illegible]其智謀節義而但學其濃粧艷裹言笑自若爲之一笑

卻說玄德訪孔明兩次不遇[illegible]兄長兩次親往拜謁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有虛名[illegible]敢見（今有請名士作文請名醫治病而遲遲不甚者乃當以此請之）兄何惑於斯人之[illegible]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關公[illegible]他說一[illegible]）[illegible]大賢耶張飛曰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爲大賢今[illegible]不須哥哥去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

縲絏將來將欲以麻繩當宇縛之素絲縛當白駒之縶繫　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周文王謁姜子牙之事乎既引之所推重兄愈高可見其高于自待也文王且如此敬賢汝何太無禮今番汝休去我自去飛曰既兩位哥哥都去小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麻繩一條飛不劳當得　飛應諾於是三人乘馬引從者往隆中離草廬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馬步行其恭如是也　正遇諸葛均玄德忙施禮問曰令兄在莊否均曰昨暮方歸將軍今日可與相見言罷飄然自去玄德訪孔明必帶着兩個兄弟同去孔明見之德更不消一個兄弟陪來劳者自劳逸者自逸　玄德曰今番僥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何故竟自去了玄德曰彼各有事豈可相強若使諸葛均一見玄德便迎往回報孔明迎門相揖則不成其為臥龍兄弟矣　三人來到莊前扣門童子開門出問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雖在家但今在草堂上晝寢未醒惟其爲臥龍故不妨晝寢今有瞌睡漢不能學孔明而但學其晝寢豈得謂之臥龍哉　玄德曰既如此且休通報分付

關張二人只在門首等着立德徐步而入見先生仰臥于草堂几席之上立德拱立階下西廂之佇立閒階是未見其人而俟之立德之佇立閒階是旣見其人而俟之半晌先生未醒關張在外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立德猶然侍立張飛大怒謂雲長曰這先生如何傲慢見我哥哥侍立階下他竟高臥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先生一生最善火攻翼德乃欲以此法施之于先生是班門弄斧矣一笑雲長再三勸住立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望堂上時見先生翻身將起忽又朝裡壁睡着妙在此時還不便醒童子欲報立德曰且忽驚動又立了一箇時辰孔明纔醒口吟詩又妙在還不便曰起且自吟詩

大夢誰先覺或問先生何所夢予曰仲尼之夢是夢周公孔明之夢定是夢伊尹　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　窗外日遲遲

孔明吟罷翻身問童子曰有俗客來否妙在童子不卽通報待先生先問客曰俗客大難為人能來此地者其客亦不俗矣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候多時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報尚容

更衣（還要更衣妙）遂轉入後堂又半晌（又是半晌妙）方整衣冠出迎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帶綸巾身披鶴氅[illegible]有神仙之概（在玄德眼中畫出一孔明）玄德下拜曰漢室末胄涿郡[illegible]久[illegible]如雷貫耳昨兩次晉謁不得一見已書賤名于文几[illegible]曰南陽野人疏懶成性屢蒙將軍枉臨不勝愧赧（[illegible]談孔明回答述[illegible]是套語是第一段）二人敘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獻[illegible]書意足見將軍憂民憂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疏有[illegible]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虛談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illegible]（[illegible]之後卻用孔明開談玄德回[illegible]自謙才短一稱讚大名其語尚遠是第二段）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illegible]一耕夫耳安敢談天下事二公謬舉矣將軍奈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經世奇才豈可空老于林泉之下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爲念開備愚魯而賜教（第三段是孔明再一推辭玄德再三請教其語漸近）孔明笑曰願聞將軍之志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漢室

頹奸臣竊命備不量力欲伸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迄無所就唯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實爲萬幸第四段是孔明問志玄德言懷方是深歎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傑並起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先說曹操不可取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爲援而不可圖也次說孫權不可取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而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今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此言益州可取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孫權不可取則結之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曹操雖不可取而終當伐之誠如是則

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illegible]將軍[illegible]者也唯將軍圖之未下碁時先將一盤局勢算得停停當當豈非天下第一手言罷[illegible]畫一軸挂于中堂指謂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illegible]下此一軸[illegible]其正睡着也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illegible]可占人和天時地利人和分得奇先取荊州爲家後即取西川建基業[illegible]定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既曰鼎足又曰圖中原盡成鼎足是順天時圖中原是盡人事●孔明畫策已盡于此玄德聞言避席拱手謝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如撥雲霧而覩青天但荊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此孔明賜教之後而玄德讀謝又作一折孔明曰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歸將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此孔明重言以決而玄德謝教乃作一收只這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真萬古之人不及也後人有詩讚曰

豫州當日嘆孤窮　何幸南陽有臥龍

欲識他年分鼎處　先生笑指畫圖中

玄德拜請孔明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不棄鄙賤出山相助備當拱聽明誨孔明曰亮久樂畊鋤懶于應世不能奉命此孔明于決策之後忽然不肯出山又作一折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蒼生何言畢淚沾袍袖衣襟盡濕前至水鏡莊上衣襟盡濕今在臥龍莊上衣襟亦盡濕前之濕是水今之濕是淚前遇難而不淚今爲求賢而反淚者前不爲一身而淚今則爲蒼生而淚也孔明見其意甚誠乃曰將軍既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此孔明因玄德意誠而許諾又作一收玄德大喜遂命關張入拜獻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孔明不肯受聘又作一折玄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孔明方受此因玄德又懇而孔明方受又作一收于是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前宿水鏡[illegible]伏龍[illegible]一夜不着今宿[illegible]不同[illegible]睡着矣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三[illegible]不容不出汝可躬畊于此勿得荒蕪田畝待吾功成之日即當[illegible]八步是後人有詩嘆曰

身未升騰思退步　功成應憶去時言

只因先主丁寧後　星落秋風五丈原

又有古風一篇曰

高皇手提三尺雪芒碭白蛇夜流血平秦滅楚入咸陽二百年前幾斷絕大哉光武興洛陽傳至桓靈又崩裂獻帝遷都幸許昌紛紛四海生豪傑曹操專權得天時江東孫氏開鴻業孤窮玄德走天下獨居新野愁民危南陽臥龍有大志腹內雄兵分正奇只因徐庶臨行語茅廬三顧心相知先生爾時年三九收拾琴書離隴畝先取荊州後取川大展經綸補天手縱橫舌上鼓風雷談笑胸中換星斗龍驤虎視安乾坤萬古千秋名不朽

玄德等三人別了諸葛均與孔明同歸新野玄德待孔明如師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之事孔明曰曹操于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侵江南之意可密令人過江探聽虛實玄德從之使人往江東探聽

下文[illegible]兵事

此乃[illegible]以後[illegible]處

却說孫權自孫策死後據住江東承父兄基業廣納賢士開賓館於吳會命顧雍張紘延接四方賓客方爲立德求賢接爲孫權好士又連年以來你我相薦時有會稽闞澤字德潤彭城嚴畯字曼才沛縣薛綜字敬文汝南程秉字德樞吳郡朱桓字休穆陸績字公紀吳人張溫字惠恕張溫有二前董卓所殺之張溫乃洛陽張溫此張溫則吳郡張溫會稽凌統字公績烏程吳粲字孔休此數人皆至江東孫權敬禮甚厚又得良將數人乃汝陽呂蒙字子明吳郡陸遜字伯言琅琊徐盛字文嚮東郡潘璋字文珪廬江丁奉字承淵文武諸人共相輔佐由此江東稱得人之盛方爲立德得一賢接爲孫權得多士程普黃蓋周泰韓當則孫堅所得周瑜•張昭張紘虞翻太史慈等則孫策所得若魯肅諸葛瑾顧雍則孫權初立時所得今闞澤呂蒙等數人又[illegible]後[illegible]前分叙此總叙或詳或畧筆法各妙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遣使往江東命孫權遣子入朝隨駕袁術欲使呂布質女曹操欲使孫權質子一樣意思權猶豫未決吳太夫人命周瑜張昭等面議張昭曰操欲令我遣子入朝是牽制諸侯之法也然若不令去恐其興兵下江東勢必

危矣（既知遣質之為禍[illegible]又[illegible]　遣質之將危是首[illegible]）周瑜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足將士用命有何逼迫而欲送質於人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連和彼有命召不得不往[illegible]此則見制於人也不如勿遣徐觀其變別以良策禦之（孔明為玄德畫策[illegible]疑　瑜為孫權畫策[illegible]）吳夫人曰公瑾之言是也權遂從其言謝使者不遣子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但正値北方未寧無暇南征（輕按下曹操　再按敘東吳）建安八年十一月孫權引兵伐黃祖戰於大江之中祖軍敗績權部將凌操輕舟當先殺入夏口被黃祖部將甘寧一箭射死凌操子凌統時年方十五歲奮力往奪父屍而歸（前孫策求父屍今凌統奪父屍遙遙相對）權見風色不利收軍還東吳郡說孫權弟孫翊為丹陽太守翊性剛好酒醉後嘗鞭撻士卒（前則有宋憲魏續之叛呂布後則有范疆張達之刺張飛皆為此也）丹陽督將嬀覽郡丞戴員二人嘗有殺翊之心乃與翊從人邊洪結為心腹共謀殺翊時諸將縣令皆集丹陽翊設宴相待翊妻徐氏美而慧極善卜易（女先生起課則有之[illegible]）

是日卜一卦其象大凶勸翊勿出會客翊不從（不聽嬀言本是旅處不聽慧夫人言却是自）

（筮見春靜處不信卜只是恭處不信慧夫人卜却是俗處）遂與衆大會至晚席散邊洪帶刀跟出門外自

拈刀砍死孫翊嬀覽戴員乃歸罪邊洪斬之於市（與後文司馬昭之歸罪成濟正復相似）二

人乘勢擄翊家資侍妾嬀覽見徐氏美貌乃謂之曰吾為汝夫報仇汝當

從我不從則死徐氏曰夫死未幾不忍便相從可待至晦日設祭除服然

後成親未遲（既不從又不死權變之極）覽從之徐氏乃密召孫翊心腹舊將孫高傅嬰

二人入府泣告曰（對嬀覽不泣對孫高二人特泣權變之極）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義今戴嬀

二賊謀殺我夫只歸罪邊洪將我家資童僕盡皆分去嬀覽又欲強占妾

身妾已詐許之以安其心二將軍可星夜差人報知吳侯一面設密計以

圖二賊雪此仇辱生死銜恩再拜孫高傅嬰皆泣曰我等平日感府

君恩遇今日所以不即死難者正欲為復仇計耳（此二語即徐氏之意）夫人所命敢

不效力於是密遣心腹使者往報孫權至期日徐氏先召孫傅二人伏於

密室幃幙之中今之婦人有丈夫新死而學徐氏之藏人於幃幙者矣吾不知其有何仇之欲報而爲此設伏也然後設祭於堂上祭畢即除去孝服沐浴薰香濃妝艷裹言笑自若今之婦人有丈夫新死而學徐氏之濃妝艷裹言笑自若者矣吾不知其有何仇之欲報而爲此權詐也●古之寡婦濃妝艷裹言笑自若是假披麻戴孝捧面長號是真今之寡婦濃妝艷裹言笑自若是真披麻戴孝捧面長號是假古今人不相及柏舟之詩其息之一[illegible]不可復作乎嬌覽聞之甚喜至夜徐氏遣婢妾請覽入府從[illegible]之[illegible]權處之[illegible]堂中飲酒飲既醉徐氏乃邀覽入密室覽喜乘醉而入徐氏大呼曰孫傅二將軍何在二人即從幃幙中持刀躍出嬌覽措手不及被傅嬰一刀砍倒在地孫高再復一刀登時殺死不殺之於席間而殺之於密室者恐戴員知之而不來故也精細之極徐氏復轉請戴員赴宴何等機智員入府來至堂中亦被孫傅二將所殺一殺之於密室一殺之於堂中各自一樣殺法妙甚一面使人誅戮二賊家小及其餘黨眞是快暢徐氏遂重穿孝服周書曰王釋冕反喪服蓋暫時從吉云將嬌覽戴員首級祭於孫翊靈前此方是眞正設祭不一日孫權自領軍馬至丹陽見徐氏已殺嬌戴二賊比及孫權兵到女將早已殺賊矣其卜易則知是女先生其用兵則是女軍師如此奇婦人恐不多

（鄱陽副龍也）乃封孫高傅嬰爲牙門將各守丹陽取徐氏歸家養老江東人無不稱徐氏之德後人有詩讚曰

（詩）

才節雙全世所無　姦回一旦受摧鋤

庸臣從賊忠臣死　不及東吳女丈夫

且說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復大江之中有戰船七千餘隻孫權拜周瑜爲大都督總統江東水陸車馬（爲後赤壁鏖兵伏線）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權母吳太夫人病危召周瑜張昭二人至謂曰我本吳人幼亡父母與弟吳景徙居越中後嫁於孫氏生四子長子策生時吾夢月入懷後生次子權又夢日入懷（日勝於月爲後孫權稱帝伏線●劉禪之母夢斗即敘於其母分娩之時孫權之母夢日補敘於其母臨終之日敘法各變妙甚）卜者云夢日月入懷者其子大貴不幸策早喪今將江東基業付權望公等同心助之吾死不朽矣又囑權曰汝事子布公瑾以師傅之禮不可怠慢吾妹與我其嫁汝父則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後事吾妹如事我汝妹亦當

恩養擇佳婿以嫁之為後文德人贊伏線●看他先囑其臣後囑其子及其囑子之言又先囑其以師傅之禮待臣而後及其殊與女蓋先公而後私先尊賢而後親親也何東吳奇女子之多乎言訖遂終孫權哀哭具喪葬之禮自不必說至來年春孫權商議欲伐黃祖張昭曰居喪未及期年不可動兵周瑜曰報仇雪恥何待期年伐人之喪不可喪中我人亦不可然以報父仇則無不可也若論報仇正當服縞素而興師何待服除之有張昭之見往往不及周瑜權猶豫未定適北平都尉呂蒙入見告權曰某把龍湫水口忽有黃祖部將甘寧來降某細詢之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頗通書史有氣力好遊俠嘗招合亡命縱橫於江湖之中腰懸銅鈴人聽鈴聲盡皆避之响馬賊有响箭响船賊亦有銅鈴然則賊之不响者必無用之賊也又嘗以西川錦作帆幔時人皆稱為錦帆賊賊以錦帆為名其賊甚趣不曾大江東都唱錦帆開矣後悔前非改行從善引衆投劉表見表不能成事即欲來投東吳卻被黃祖留住在夏口前東吳破祖時祖得甘寧之力救回夏口乃待寧甚薄都督蘇飛屢薦寧於祖祖曰寧乃劫江之賊豈可重用周倉起於黃巾而關公用為親隨甘寧起於劫江而黃祖不肯用為心腹君子用人最是通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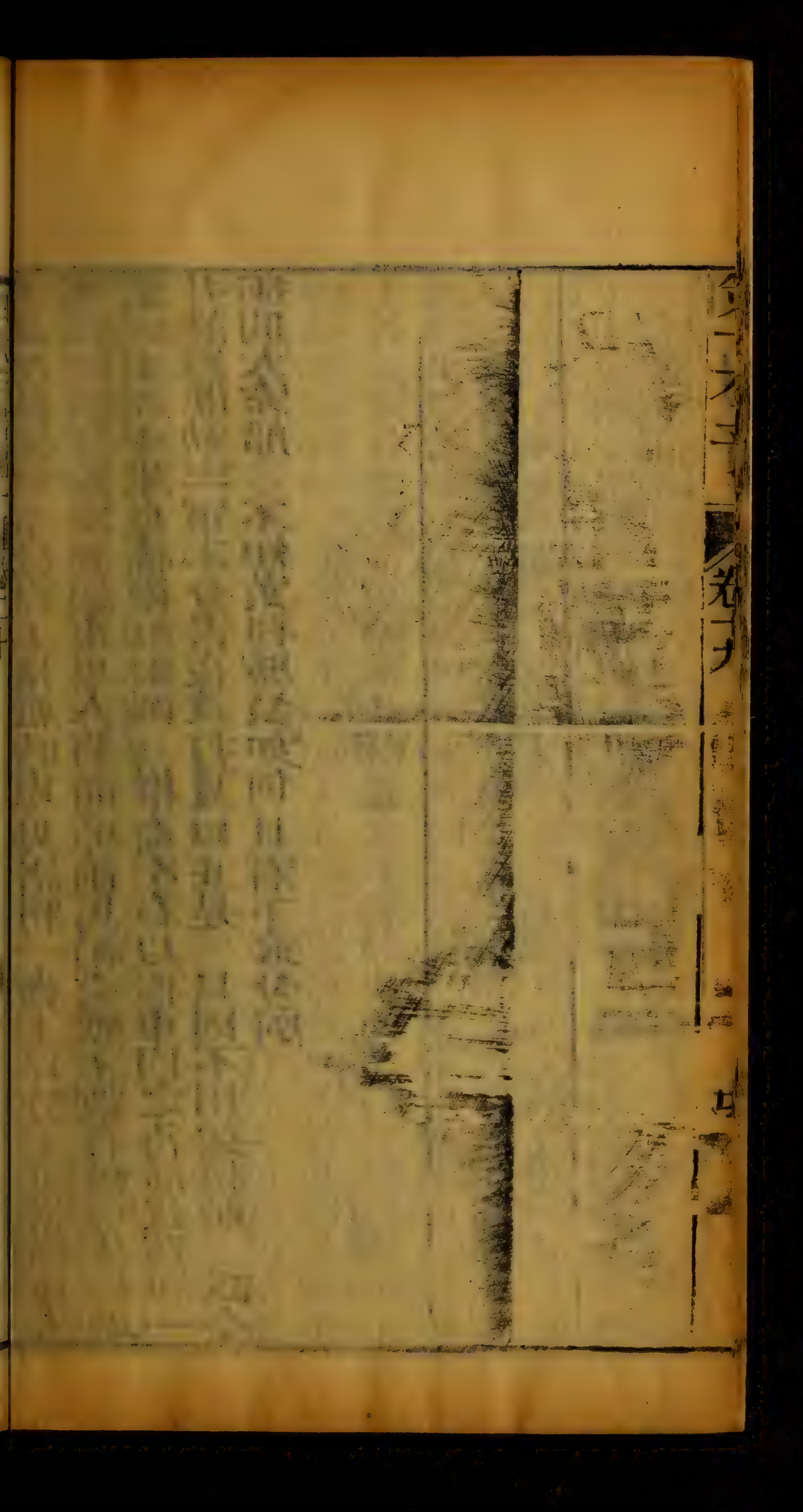
小人物……徧極拘執寧因此懷恨為後投黃祖伏線蘇飛知其意乃置酒邀寧到家謂之曰吾薦公數次奈主公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吾當保公為鄂縣長自作去就之計蘇飛之薦甘寧于黃祖為甘寧也非為黃祖也若為黃祖則當告祖曰不重用則殺之勿以資敵国何乃薦之入吳耶飛之為友謀則忠矣為王謀則不忠寧因此得過夏口欲投江東恐江東恨其救黃祖殺淩操之事某具言主公求賢若渴不記舊恨況各為其主又何恨焉寧欣然引衆渡江來見主公乞鈞旨定奪甘寧一樓來歷不向黃祖一邊敘去却向呂蒙口內述來最是省筆孫權大喜曰吾得興霸破黃祖必矣遂命呂蒙引寧入見叅拜已畢權曰興霸來此大獲我心豈有記恨之理黃祖不錄甘寧之功孫權不記甘寧之怨彼此正相反請無懷疑願教我以破黃祖之策寧曰今漢祚日危曹操終必篡竊南荊之地操所必爭也劉表無遠慮其子又愚劣不能承業傳基明公宜早圖之若遲則操先圖之矣孔明勸玄德取荊州甘寧亦勸孫權取荊州今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邁務於貨利侵求吏民人心皆怨戰具不修軍無法律明公若往攻之

其勢必破既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而圖巴蜀霸業可定也孔明勸玄德取巴蜀甘寧亦勸孫權取巴蜀●如此見識豈得以刼江之賊目之耶孫權曰此金玉之論也遂命周瑜為大都督總水陸軍兵呂蒙為前部先鋒董襲與甘寧為副將權自領大軍十萬征討黃祖細作探知報至江夏黃祖急聚眾商議令蘇飛為大將陳就鄧龍為先鋒盡起江夏之兵迎敵陳就鄧龍各引一隊艨艟截住沔口艨艟上各設強弓硬弩千餘張將大索繫定艨艟於水面上後來曹操之船用連環此處黃祖之船用貫索環不可斷索則可斷也東吳兵至艨艟上鼓響弓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數里水面甘寧謂董襲曰事已至此不得不進乃選小船百餘隻每船用精軍五十人二十人撐船三十人各披衣甲手執鋼刀不避矢石直至艨艟旁邊砍斷大索艨艟遂橫本是貫索勾陳郎遇了大煞白虎本欲乘風破浪卻做了野渡橫舟為之一笑甘寧飛上艨艟將鄧龍砍死陳就棄船而走呂蒙見了跳下小船自舉櫓棹直入船隊放火燒船陳就急待上岸呂蒙捨命趕到跟前當空一刀砍翻以上寫

頃此及蘇飛引軍於岸上接應時東吳諸將一齊上岸勢不可當荊軍大敗蘇飛落荒而走正遇東吳大將潘璋兩馬相交戰不數合被璋生擒過去逕至船中來見孫權（以上寫陸路戰功）權命左右以檻車囚之待活捉黃祖一并誅戮催動三軍不分晝夜攻打夏口正是

只因不用錦帆賊　致令衝開大索船

不知黃祖勝負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參訂

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文有餘波在後者前有玄德三顧草廬一段奇文後便有劉琦三求諸葛一段小文是也文有作波在前者將有孔明爲玄德用兵一段奇文卻先有孔明爲劉琦畫策一段小文是也謀人國不可輕故三顧始出謀人家亦不可輕故三請後言謀國事不可不密故屏人促坐謀家事尤不可不密故登樓去梯劉琦方懼禍孔明又懼其漏言之禍孔明未授計玄德先授以求計之計玄德孔明其眞天下有心人乎

君之適子所以奉宗廟社稷之粢盛朝夕視君膳者也故適子不可以出外不出外則得立出外則不得立然劉琦之求計于孔明者非求立

也求生而已不求立而求生則宜在外不宜在內苟知其不得立而猶勉強以求立勢不至如洪崇之讒間不止是豈仁人之所忍為哉或疑申生在內而死扶蘇在外而亦死似孔明之教劉琦者猶非萬全之策也予曰不然劉表之與始皇有間矣始皇殘暴人也殘暴素著故李斯得假其威以殺扶蘇于外劉表柔懦人也柔懦素著則蔡瑁不得矯其旨以殺劉琦于外勢有相反故事有不同不可以一概論耳

前徐庶在玄德面前誇獎孔明是正筆緊筆今在曹操面前誇獎孔明是旁筆閒筆然無旁筆閒筆則不見正筆緊筆之妙不但孔明一邊愈加緊染又使徐庶一邊亦不冷落眞敘事妙品

孔明初出茅廬第一次用計便是火攻夫兵猶火也用兵如用火用火亦如用兵兵不足而以火濟之是以火濟火也乃玄德之言曰我得孔明如魚得水玄德亦曰可使水去然則以孔明而用火正猶以水濟

火矣以火濟火而火之威烈以水濟火而火之用神
博望一燒有無數襯染寫雲濃月淡是反襯寫秋風夜風林木蘆葦是
正襯寫徐庶誇獎是順襯寫夏侯輕侮關張不信是逆襯且其間又用
折多端當趙雲誘敵則有韓浩諫追爲一折玄德誘敵則有于禁李典
中途疑沮爲再折人馬走發闌當不住則又有夏侯猛省傳令勿追爲
三折令讀者至此幾疑計之不成燒之不果而功且終就而敵且終破
方歎文章之妙有非猜測之所能及者若只一味直寫則竟依綱目例
大書曰諸葛亮破曹兵于博望一句可了又何勞作演義者撰此一篇
哉
劉表因見黃祖被殺故欲玄德爲我以防孫權孔明欲留孫權爲援故
勸玄德舍權而當曹操此[illegible]後[illegible]依舊[illegible]借江夏爲避難之地而
劉琦復借江夏爲避患之地[illegible]孔明爲劉琦謀今日安身之所而早爲

立德謀兵敗借援之所此亦爲後文伏線也不但此也晉之伐魏尚隔數十卷而司馬氏之家世早[illegible]之先正如五月姤卦方當五陽強盛之時而一陰已伏[illegible]若必前人去然後有後人前事畢然後有後事不獨古今無此不相貫之事亦豈有此不相貫之文乎

却說孫權督衆攻打夏口黄祖兵敗將亡情知把守不住遂棄江夏望荆州而走甘寧料定黄祖必走荆州乃于東門外伏兵等候黄祖之不用甘寧猶梁惠王之不用衛鞅也祖帶數十騎突出東門正走之間一聲喊起甘寧攔住祖于馬上謂寧曰我向日不曾輕待汝今何相逼耶寧叱曰吾昔在江夏多立功績汝乃以刼江賊待我今日尚有何説前日刼水路今日刼陸路寧不自以爲賊而黄祖待之以賊今日乃眞爲黄祖之賊矣黄祖自知難免撥馬而走甘寧衝開士卒直趕將來只聽得後面喊聲起處又有數騎趕來寧視之乃程普也寧恐普來爭功慌忙拈弓搭

箭背射黃祖祖中箭翻身落馬寧梟其首級回馬與程普合兵一處回見
孫權獻黃祖首級（黃祖之死不用程普殺之必用甘寧殺之可爲不能用人之戒）權命以木匣盛貯待回
江東祭獻於亡父靈前（應第七回中事又於前回徐氏祭夫相映射○前孫策能以活黃祖換死孫堅今孫權又能以死黃祖祭死孫堅孫堅有子如此孫堅不死矣）重賞三軍陞甘寧爲都尉商議欲分兵守江夏張昭曰
孤城不可守不如且回江東劉表知我破黃祖必來報仇我以逸待勞必
敗劉表表敗而後乘勢攻之荊襄可得也（意不在江下而在荊襄是舍小而圖大前來子布畫策唯此差强人意）
權從其言遂棄江夏班[illegible]江東蘇飛在檻車內密使人告甘寧求
救寧曰飛即不言吾豈忘之[illegible]（[illegible]其人之不[illegible]且[illegible]之言之矣）大軍既至吳會權
命將蘇飛梟首與黃祖首級[illegible]祭獻甘寧[illegible]入見權頓首哭告曰某向
日若不得蘇飛則骨填溝壑[illegible]能效命[illegible]麾下哉今飛罪當誅某
念其昔日之恩情願納還官[illegible]以贖飛罪（[illegible]非呂蒙無由見孫權然非[illegible]則無由見呂蒙也追本窮源知恩報德是有血[illegible]男子不是無義氣丈夫）權曰既[illegible]有恩於君吾爲君赦之但彼若逃去奈

何寧曰飛得免誅戮感恩無地豈肯走乎若飛去寧願將首級獻於階下既願以官爵贖之又願以首級之如此報德方不負施德之人權乃赦蘇飛止將黃祖首級祭獻祭畢設宴大會文武慶功正飲酒間忽見座上一人大哭而起拔劍在手直取甘寧寧忙舉坐椅以迎之權驚視其人乃凌統也因甘寧在江夏時射死他父親凌操今日相見故欲報仇方寫孫權報仇便接寫甘寧報恩方寫甘寧報恩又接寫凌統報仇義士之義孝子之孝各各出色權連忙勸住謂統曰興霸射死卿父彼時各為其主不容不盡力今既為一家人豈可復理舊仇萬事皆看吾面孫權自欲報仇却不許凌統報仇似乎不情為甘寧而救蘇飛獨不為凌統而殺甘寧似乎偏向然為報仇起見人有恩於為我報仇之人則赦之人而欲殺為我報仇之人則解之情也非偏也凌統叩頭大哭曰不共戴天之仇豈容不報權與眾官再三勸之凌統只是怒目而視甘寧權即日命甘寧領兵五千戰船一百隻往夏口鎮守以避凌統寧拜謝領兵自往夏口去了此處寫甘寧往下口正為後文劉琦請守下口伏線權又加封凌統為承烈都尉統只得含恨而止凌統不曾殺得甘寧固是大仇未報孫權但殺黃不曾殺得劉表亦止報

得一半不若徐氏之報仇爲快也然則不獨淩統含恨孫權亦尚含恨東吳自此廣造戰船分兵把守江岸又命孫靜引一枝軍守吳會孫權自領大軍屯柴桑周瑜日於鄱陽湖教練水軍以備攻戰讀者至此必未將來孫權與劉表攻戰矣孰知却爲與曹操攻戰之地乎話分兩頭却說玄德差人打探江東消息遥接前文回報東吳已攻殺黃祖現今屯兵柴桑玄德便請孔明計議正話間忽劉表差人來請玄德赴荊州議事不爲玄德要去却當劉表來請妙甚孔明曰此必因江東破了黃祖故請主公商議報仇之策也某當與主公同往相機而行自有良策讀者至此必謂孔明將爲劉表畫報仇之策矣孰知後文都偏不與東吳交戰出人意外玄德從之留雲長守新野令張飛引五百人馬跟隨往荊州來玄德在馬上謂孔明曰今見景升當若何對答孔明曰當先謝襄陽之事他若令主公去征討江東切不可應允但說容歸新野整頓軍馬此孔明不欲惡讎孫權正爲後文投托東吳地步玄德依言來到荊州館驛安下留張飛屯兵城外玄德與孔明入城見劉表禮畢玄德請罪於階下表曰吾已悉知賢弟被害之事當時

即欲斬蔡瑁之首以獻賢弟因衆人告免故姑恕之賢弟幸勿見罪玄德曰非干蔡將軍之事想皆下人所爲耳（一語將前事輕輕撩過）表曰今江夏失守黃祖遇害故請賢弟共議報復之策玄德曰黃祖性暴不能用人故致此禍（隱然指着甘寧然黃祖不能用甘寧劉表不能殺蔡瑁正復同病玄德之意殆借黃祖以諷劉表乎）今若興兵南征倘曹操北來又當奈何表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賢弟可來助我我死之後弟便爲荊州之主也（前有陶謙讓徐州此有劉表讓荊州遙遙相對）玄德曰兄何出此言量備安敢當此重任孔明以目視玄德玄德曰容徐思良策遂辭出回至館驛孔明曰景升欲以荊州付主公奈何却之玄德曰景升待我恩禮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奪之孔明嘆曰眞仁慈之主也（此時玄德若取了荊州省却後來無數手脚矣使非玄德仁慈安得文字曲折）正商議間忽報公子劉琦來見玄德接入琦泣拜曰繼母不能相容性命只在旦夕望叔父憐而救之（前于徐庶未來之先已早爲此處伏下一筆）玄德曰此賢姪家事耳奈何問我孔明微笑玄德求計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亮不敢

與閒少時玄德送琦出附耳低言曰來日我使孔明回拜賢姪可如此如此彼定有妙計相告（此處不即說明求計之法敘事妙品）琦謝而去次日玄德只推腹痛乃浼孔明代往回拜劉琦孔明允諾來至公子宅前下馬入見公子公子邀入後堂茶罷琦曰琦不見容於繼母幸先生一言相救（此劉琦第一番求計）孔明曰此亮客寄於此豈敢與人骨肉之事倘有漏洩為害不淺說罷起身告辭（此孔明第一次推却○第一次說所以不敢言之故）琦曰既承光顧安敢慢別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飲飲酒之間琦又曰繼母不見容乞先生一言救我（此劉琦第二番求計）孔明曰此非亮所敢謀也言訖又欲辭去（此孔明第二次推却○第二次只一語謝之）琦曰先生不言則已何便欲去孔明乃復坐琦曰琦有一古書請先生一觀（甚勾）乃引孔明登一小樓（自後堂而密室自密室而小樓寫得曲細）孔明曰書在何處琦泣拜曰繼母不見容琦命在旦夕先生忍無一言相救乎（此劉琦第三番求計）孔明作色而起便欲下樓（此孔明第三次推却○第三次不答一語）只見樓梯已撤去（此玄德附耳低言之計也妙隨此處寫出）琦告曰琦欲求

教良策先生恐有漏泄不肯出言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賜教矣（此時並無隔屏竊聽之人）孔明曰疏不間親亮何能為公子謀（妙在此時還不肯說又復作難曲折之甚）琦曰先生終不幸教琦乎琦命固不保矣請即死於先生之前乃掣劍欲自刎（此亦立德附耳低言之計逗妙在此處寫出）孔明止之曰已有良計（至此方說亦是水窮山盡絕處逢生）琦拜曰願即賜教孔明曰公子豈不聞申生重耳之事乎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劉琦請孔明觀古書此卻是孔明教劉琦觀古書）今黃祖新亡江夏乏人守禦公子何不上言乞屯兵守江夏則可以避禍矣（或笑孔明為劉琦畫策不過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耳何須如此作難方纔說出不知走非容易使人不知是走方是會走若使人知其走便走不成走不脫矣）琦再拜謝教乃命人取梯送孔明下樓（今之求人畫策者偏會援短梯一笑）孔明辭別回見玄德具言其事玄德大喜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劉表猶豫未決請玄德共議玄德曰江夏重地固非他人可守正須公子自往東南之事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備願當之（使劉之當孫權而自當曹操亦孔明所教也）表曰近聞曹操於鄴郡作

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征南之意不可不防（劉表正欲防孫權因玄德說出曹操便順口說防曹操）玄德曰備已知之兄勿憂慮遂拜辭回新野劉表令劉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鎮守（爲後玄德走江夏張本）却說曹操罷三公之職自以丞相兼之以毛玠爲東曹掾崔琰爲西曹掾司馬懿爲文學掾懿字仲達河內溫人也潁川太守司馬雋之孫京兆尹司馬防之子主簿司馬朗之弟也（敘司馬懿獨詳其宗世盖在魏末代漢之先早爲晉之代魏伏筆妙）自是文官大備乃聚武將商議南征夏侯惇進曰近聞劉備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爲後患可早圖之操即命夏侯惇爲都督于禁李典夏侯蘭韓浩爲副將領兵十萬直抵博望城以窺新野（不窺荆襄而窺新野）（操則輕視劉表而重視玄德也）荀彧諫曰劉備英雄今更兼諸葛亮爲軍師不可輕敵惇曰劉備鼠輩耳吾必擒之（輕視玄德與曹操相反）徐庶曰將軍勿輕視劉玄德今玄德得諸葛亮爲輔如虎生翼矣（用徐庶說妙徐庶不對曹操說却對夏侯惇說又妙）操曰諸葛亮何人也庶曰亮字孔明道號卧龍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計眞

當世之奇士非可小覷（此處徐庶讚孔明與前程昱讚徐庶遙遙相對）操曰比公若何庶曰庶安敢比亮庶如螢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不愧名亮字孔明）夏侯惇曰元直之言謬矣吾看諸葛亮如草芥耳何足懼哉（輕視孔明與徐庶相拘）吾若不一陣生擒劉備活捉諸葛願將首級獻與丞相操曰汝早報捷書以慰吾心惇奮然辭曹操引軍登程却說立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關張二人不悅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學兄長待之太過又未見他真實效驗立德曰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徐庶比孔明以月立德比孔明以水月可以無螢魚不可以無水）兩弟勿復多言關張見說不言而退一日有人送犛牛尾至立德取尾親自結帽孔明入見正色曰明公無復有遠志但此事而已耶立德投帽於地而謝曰吾聊假此以忘憂耳（種菜所以避禍結帽所以忘憂遙遙相對）孔明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立德曰不如也孔明曰明公之衆不過數千人萬一曹兵至何以迎之立德曰吾正愁此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敵立德遂招新野

之民得三千人孔明朝夕教演陣法（此處民兵正爲後文誘敵之用）忽報曹操差夏侯惇
引兵十萬殺奔新野來了張飛聞知謂雲長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敵便了
正說之間玄德召二人入謂曰夏侯惇引兵到來如何迎敵張飛曰哥哥
何不使水去（張飛欲使水去孔明却使火去水火二字前後相照成趣）玄德曰智賴孔明勇須二弟何
可推調關張出玄德請孔明商議孔明曰但恐關張二人不肯聽吾號令
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劍印（韓信非掛印登壇不能令樊噲孔明非取劍印不能令關張）玄德便以劍
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衆將聽令張飛謂雲長曰且聽令去看他如何調
度（未聽令之前先寫翼德要看他如何）孔明令曰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
林可以埋伏軍馬（不識地理者不可以为軍師）雲長可引一千軍往豫山埋伏等彼軍
至放過休敵其輜重糧草必在後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縱兵出擊就焚其
糧草翼德可引一千軍去安林背後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
向博望城舊屯糧草處縱火燒之關平劉封可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

於博望坡後兩邊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於樊城取回趙雲令爲前部不要贏只要輸主公自引一軍爲後援各須依計而行勿使有失前敘單福定計取樊城在後文始見今敘孔明用計燒博望在前文說明又是一樣筆法雲長曰我等皆出迎敵未審軍師却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縣城張飛大笑曰我們都去厮殺你却在家裡坐地好自在總爲後文作襯染孔明曰劍印在此違令者斬玄德曰豈不聞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二弟不可違令張飛冷笑而去雲長曰我們且看他的計應也不應那時却來問他未遲既聽令之後又寫二雲長要看他如何人去了衆將皆未知孔明韜畧今雖聽令却都疑惑不定又寫衆將多未信○前夏侯惇輕孔明是敵人不肯信今衆將疑孔明是自家人亦不肯信先有此兩處不信愈顯得下文奇妙孔明謂玄德曰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來日黃昏敵軍必到主公便棄營而走但見火起即回軍掩殺先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命孫乾簡雍準備慶喜筵席安排功勞簿伺候妙極趣極○前後調度派遣已畢玄德亦疑惑

不定（不惟衆人不信連玄德亦未信愈顯得下文奇妙）却說夏侯惇與于禁等引兵至博望分一半精兵作前隊其餘盡護糧車而行（糧車在後正應孔明所言）時當秋月商飈徐起（此非開筆正爲後文火勢襯染）人馬趲行之間望見前面塵頭忽起惇便將人馬擺開問鄉導官曰此間是何處答曰前面便是博望坡後面是羅口川惇令于禁李典押住陣脚親自出馬陣前遙望軍馬來到惇忽然大笑衆問將軍爲何而笑惇曰吾笑徐元直在丞相面前誇諸葛亮爲天人今觀其用兵乃以此等軍馬爲前部與吾對敵正如驅犬羊與虎豹鬭耳（此是民兵誘敵之故）吾於丞相前誇口要活捉劉備諸葛亮今必應吾言矣（極寫夏侯惇之驕以反襯後文之敗）遂自縱馬向前趙雲出馬惇罵曰汝等隨劉備如孤魂隨鬼耳（罵極矣）雲大怒縱馬來戰兩馬相交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夏侯惇從後追趕雲約走十餘里回馬又戰不數合又走韓浩拍馬向前諫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韓浩一諫文勢一曲）惇曰敵軍如此雖十面埋伏何足懼哉遂不聽浩言直趕至博望城一聲

砲響立德自引軍衝將過來接應交戰夏侯惇笑謂韓浩曰此即埋伏之兵也（誰知此處伏兵亦是誘敵）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乃前軍前進立德趙雲退後便走時天色已晚濃雲密布又無月色晝風既起夜風愈大（先寫月色之暗以反襯下文火光之明先寫風力之大以正襯下文火勢之猛）夏侯惇只顧催軍趕殺于禁李典趕到窄狹處兩邊都是蘆葦典謂禁曰欺敵者必敗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倘彼用火攻奈何禁曰君言是也吾當往前爲都督言之君可止住後軍（前有韓浩之諫此有于禁李典之言文勢又一曲）李典便勒回馬大叫後軍慢行人馬走發那裡攔當得住于禁驟馬大叫前軍都督且住夏侯惇正走之間見于禁從後軍奔來便問何故禁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可防火攻夏侯惇猛省即回馬令軍士勿進（前一路寫風寫林木寫蘆葦者至此急欲觀其燒矣乃忽有夏侯惇猛省欲回一段竟似下文燒不成也者如此曲折試掩卷猜之決猜不着也）言未已只聽背後喊聲震起早望見一派火光燒着隨後兩邊蘆葦亦着一霎時四方八面盡皆是火（先寫背後次寫兩邊然後寫四方八面）

之中却有次第又值風大火勢愈猛（方信前爲秋月不是閒筆）曹家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趙雲回軍趕殺夏侯惇冒煙突火而走且說李典見勢頭不好急奔回博望城時火光中一軍攔住當先大將乃關雲長也李典縱馬混戰奪路而走于禁見糧草車輛都被火燒便投小路奔逃去了夏侯蘭韓浩來救糧車正遇張飛（前調諸將此處逐一敘出前是布棋此是收着）戰不數合張飛一鎗刺夏侯蘭於馬下韓浩奪路走脫直殺到天明却纔收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後人有詩曰

博望相持用火攻　指揮如意笑談中
直須驚破曹公胆　初出茅廬第一功

夏侯惇收拾殘軍自回許昌却說孔明收軍關張二人相謂曰孔明眞英傑也（唯有前番疑惑乃有此處稱嘆）行不數里見糜竺糜芳引軍簇擁着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乃孔明也關張下馬拜伏於車前（惟有前番輕侮乃有此處拜伏）須臾玄德趙

雲劉封關平等皆至收聚衆軍把所獲糧草輜重分賞將士班師回新野新野百姓望塵遮道而拜曰吾屬生全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不寫玄德讚孔明卻寫百姓頌玄德頌玄德甚于頌孔明也）孔明回至縣中謂玄德曰夏侯惇雖敗去曹操必自引大軍來玄德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亮有一計可敵曹軍正是

破敵未堪息戰馬　避兵又必賴良謀

不知其計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諸葛亮火燒新野

前自三顧草廬之後便當接火燒博望一篇却夾敘孫權殺黃祖劉琦屯江夏以間之至火燒博望之後便當接火燒新野一篇却夾敘曹操殺孔融劉琮獻荊州以間之蓋幾處同時之事不得單說一處畧却數處也看他敘新野又敘荊州敘荊州又敘東吳與許昌頭緒多端如一線穿却不見斷續之痕尤妙在敘孔明處帶敘禰衡往事敘荊州處詳

敘王平生平偏能於極忙中着此閒筆

劉景升家難與袁本初家難正自彷彿而寫來郤無一筆相類者何也蓋本初始終愛少子而景升則有臨終立長子之命其不同一也譚尚相攻而劉琮則本有讓琦之心劉琦亦初無伐琮之舉其不同二也譚之降曹以長子不得立之故琮之降操則以幼子爭立之故其不同三也譚之降操其臣教之琮之降操雖其臣教之而實其母成之其不同四也冀州爲曹操所自奪而荆州則劉琮所獻其不同五也本初之死尚未嘗不訃告譚而景升之死劉琮竟匿而不發其不同六也種種不同求一筆之相犯而不可得豈非天然有此變化之事以成此變化之文哉

立德取荆州於劉表病危之時則不正取荆州於劉琮僭立之後則無不正也卽謂取荆州於劉琮僭立之時或有不正而取荆州於劉琮降

操之曰則更無不正也失此不取而使荆州爲曹操所有之荆州又爲孫權所欲得之荆州於是借荆州分荆州索荆州還荆州遂至遺無數葛藤於後則皆此卷中一着之錯耳

孔融才大名高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曹操之所深忌者奸雄必去其所忌而後可以惟我欲爲故稱魏王加九錫之事必待於融死之後也當時即無郗慮之譖而操之欲殺之久矣綱目書操殺融而存其官蓋重予之云

或謂文人無行文如蔡邕而失身董卓文如王粲而勸降曹操斯固然矣然如孔融禰衡之互相稱許則豈非名稱其實者哉兩人之志節實足動義槩而忤雄風然則無行文人之說其賴此二人而一雪斯言與

凡用計之難不難在第一次而難在第二次當敵人經過一番之後仍以前法施之而敵人依舊不覺則奇莫奇於斯矣然其前後用法亦微

有不同者前之火純用火後之火兼用水若以卦象論之前卦只是巽爲風離爲火後卦乃變成水火既濟惜乎曹操出兵之時不延令管輅卜之也

博望之火易料新野之火難料何也博望之火在城外新野之火在城中博望之火在林木新野之火在房屋也然孔明新野之火是城中房屋之火呂布濮陽之火亦是城中房屋之火而呂布伏兵城中孔明伏兵城外火中之伏兵可見火外之伏兵不可知則新野之燒更甚于濮陽矣況火不足而繼之以水下邳之水是白日白河之水是黑夜冀州之水是灌城白河之水是灌軍愈用愈幻愈出愈奇今日讀者見之猶目眩神搖安得當日戰者遇之不魂飛膽落乎

卻說玄德問孔明求拒曹兵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居近聞劉景升病在危篤可乘此機會取彼荊州爲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玄德曰

公言甚善但備受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爲後文爭荊州伏線）玄德曰吾寧死不忍作負義之事孔明曰且再作商議却說夏侯惇敗回許昌自縛見曹操伏地請死操釋之惇曰惇遭諸葛亮詭計用火攻破我軍操曰汝自幼用兵豈不知狹處須防火攻惇曰李典于禁曾言及此悔之不及操乃賞二人（兵敗而有賞是曹操勝人處）惇曰劉備如此猖獗眞腹心之患也不可不急除操曰吾所慮者劉備孫權耳餘皆不足介意今當乘此時掃平江南（因攻劉備就勢并掃孫權爲後文赤壁伏線）便傳令起大兵五十萬令曹仁曹洪爲第一隊張遼張郃爲第二隊夏侯淵夏侯惇爲第三隊于禁李典爲第四隊（仍用夏侯于禁如秦穆公之再用三帥）操自領諸將爲第五隊每隊各引兵十萬又令許褚爲折衝將軍引兵三千爲先鋒（先鋒反敘在後敘法變幻）選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師（并記其日重其事也）大中大夫孔融諫曰劉備劉表皆漢室宗親不可輕伐（以理言）孫權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險亦不易取（以勢言○融意重

今丞相興此興義之師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劉備劉表孫權皆逆命之臣豈容不討（前操止言劉備孫權今亦帶言劉表）遂叱退孔融下令如有再諫者必斬孔融出府仰天歎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敗乎（至仁獨指劉備而表與權又在所暫）時御史大夫郗慮家客聞此言報知郗慮慮常被孔融侮慢心正恨之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日每每狎侮丞相（平日狎侮却借慮口中帶敘出來）又與禰衡相善衡贊融曰仲尼不死融贊衡曰顏回復生（孔融交譽語亦借郗慮口中敘出）向者禰衡之辱丞相乃融使之也（又將禰衡前事一提）操大怒遂命廷尉捕捉孔融融有二子年尚少時方在家對坐弈棋左右急報曰尊君被廷尉執去將斬矣二公子何不急避二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乎（操之殘惡二子早已看透）言未畢廷尉又至盡收融家小并二子皆斬之（操之殺禰衡必假手于他人今殺孔融則竟自殺之更不避殺賢士之名矣）號令融屍于市京兆脂習伏屍而哭操聞之大怒欲殺之荀彧曰彧聞脂習常諫融曰公剛直太過乃取禍之道（脂習諫融語都在荀彧口中補敘出來）今融死而來哭乃

義人也不可殺(脂習之哭孔融與王修哭袁譚正復相似)操乃止習收融父子屍首皆葬之後人有詩讚孔融曰

孔融居北海豪氣貫長虹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此係融幼時語應第十一回中文)章驚世俗談笑侮王公史筆褒忠直存官紀大中(綱目書曰殺太中大夫孔融存其官也)

曹操既殺孔融傳令五隊軍馬次第起行只留荀彧等守許昌却說荊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玄德來托孤玄德引關張至荊州見劉表表曰我病已入膏肓不久便死矣特托孤於賢弟我子無才恐不能承父業我死之後賢弟可自領荊州(陶謙三讓徐州劉表可謂再讓荊州矣)玄德泣拜曰備當竭力以輔賢姪安敢有他意乎正說間人報曹操自統大兵至玄德急辭劉表星夜回新野劉表病中聞此信吃驚不小商議寫遺囑令玄德輔佐長子劉琦為荊州之主(劉表臨死不聽婦人言而立少子雖不能正其始猶能正其終也)蔡夫人聞之大怒關上內門使蔡瑁張允二人把住外門時劉琦在江夏知父病危來至荊州探病方到

外門蔡瑁當住曰公子奉父命鎮守江夏其任至重今擅離職守倘東吳兵至如之奈何若入見主公主公必生嗔怒病將轉增非孝也宜速回（蔡瑁此時但阻琦之見父而不敢害琦者畏玄德之在新野耳）劉琦立於門外大哭一塲上馬仍回江夏劉表病勢危篤望劉琦不來至八月戊申日大叫數聲而死（劉表欲立劉琦而不能殺蔡瑁以至於此）後人有詩嘆劉表曰

昔聞袁氏居河朔　又見劉君霸漢陽
總爲牝晨致家索　可憐不久盡銷亡

劉表既死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假寫遺囑令次子劉琮爲荊州之主（袁紹之妻立少子是順夫之命劉表之妻立少子是逆夫之命蔡氏更劣於劉氏矣）然後舉哀報喪時劉琮年方十四歲頗聰明乃聚衆言曰吾父棄世吾兄現在江夏更有叔父玄德在新野後若立我爲主倘兄與叔興兵問罪如何解釋（劉琮賢於袁尚）衆官未及對幕官李珪答曰公子之言甚善今可急發哀書至江夏請大公子爲荊州之

王就命玄德一同理事北可以敵曹操東可以拒孫權此萬全之策也劉表有如此外臣而平日不能重托之乃使蔡瑁掌兵權何其用人之外誤也蔡瑁叱曰汝何人敢亂言以逆主公遺命李珪大罵曰汝內外朋謀假稱遺命廢長立幼眼見荊襄九郡送於蔡氏之手故主有靈必當殛汝蔡瑁大怒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李珪至死大罵不絕李珪其洩冶之流乎於是蔡瑁遂立劉琮為主蔡氏宗族分領荊州之兵令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守荊州蔡夫人自與劉琮前赴襄陽駐紮以防劉琦劉備就葬劉表之柩於襄陽城東漢陽之原竟不訃告劉琦與劉備自死至楚而竟不訃告婦人作事外錯至此宜其亡之速也劉琮至襄陽方纔歇馬忽報曹操引大軍逕望襄陽而來琮大驚遂請蒯越蔡瑁等商議東曹掾傅巽進言曰不特曹操兵來為可憂今大公子在江夏玄德在新野我皆未往報喪若彼興兵問罪荊襄危矣巽有一計可使荊襄之民安如泰山又可保全主公名爵不憂曹操而憂玄德與琦則其計可知矣琮曰計將安出巽曰不如將荊襄九郡獻與曹操操

必重待主公也（李珪既殺此傅巽之言所出來也）琮叱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之基業坐尚未穩豈可便棄之他人（劉琮賢於袁譚）蒯越曰傅公悌之言是也夫逆順有大體强弱有定勢今曹操南征北討以朝廷爲名主公拒之其名不順且主公新立外患未寧內憂將作荆襄之民聞曹兵至未戰而膽先落安能與之敵哉（蒯越常助蔡瑁謀害玄德宜其有此論若蒯良在詰必不至此）琮曰諸公善言非我不從但以先君之業一旦棄與他人恐貽笑於天下耳（傅蒯二人志不及此十四歲兒）言未已一人昂然而進曰傅公悌蒯異度之言甚善何不從之衆視之乃山陽高平人姓王名粲字仲宣粲容貌瘦弱身材短小幼時往見中郎蔡邕時邕高朋滿座聞粲至倒屣迎之賓客皆驚曰蔡中郎何獨敬此小子耶邕曰此子有異才吾不如也（蔡邕之敬王粲如孔融之重禰衡然王蔡二人不如孔禰二人多矣）粲博聞强記人皆不及嘗觀道傍碑文一過便能記誦觀人弈棋已局亂粲復爲擺出不差一子又善算術其文詞妙絕可時年十七辟爲黃門侍郎不就後因避亂至荆

護劉表以爲上賓（忽敘王粲生平忙中偏有此閒筆）當日謂劉琮曰將軍自料比曹公何如琮曰不如也（與玄德孔明問答語相似一則商議備敵一則商議降敵語同而意不同）粲曰曹公兵強將勇足智多謀擒呂布於下邳摧袁紹於官渡逐劉備於隴右破烏桓於白登（又將曹操前事於此總敘一遍）梟除蕩定者不可勝計今以大軍南下荊襄勢難抵敵傅蒯二君之謀乃長策也將軍不可遲疑致生後悔（文人不可與謀國事如此）琮曰先生見教極是但須稟告母親知道只見蔡夫人從屏後轉出（慣立屏後竊所人語此婦人慫）態謂琮曰既是仲宣公悌異度三人所見相同何必告我（我不怪婦人同此三人之見却怪三人不異婦人之見）於是劉琮意決便寫降書令宋忠潛地往曹操軍前投獻宋忠領命直至宛城接着曹操獻上降書操大喜重賞宋忠分付教劉琮出城迎接便着他永爲荊州之主（假話騙小兒）宋忠拜辭曹操取路回荊襄將欲渡江忽見一枝人馬到來視之乃關雲長也宋忠迴避不迭被雲長喚住細問荊州之事忠初時隐諱後被雲長盤問不過只得將前後事情一一

覔告雲長大驚隨捉宋忠至新野見玄德備言其事玄德聞知大哭此哀劉表而哭非畏曹操而哭也張飛曰事已如此可先斬宋忠隨起兵渡江奪了襄陽殺了蔡氏劉琮然後與曹操交戰快人快語玄德曰你且緘口我自有斟酌乃叱宋忠曰你知衆人作事何不早來報我今雖斬汝無益于事可速去宋忠且不殺豈肯殺劉琮母子乎忠拜謝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正憂悶間忽報公子劉琦差伊籍到來玄德感伊籍昔日相救之恩降階迎之再三稱謝照顧前文籍曰大公子在江夏聞荊州已故蔡夫人與蔡瑁等商議不來報喪竟立劉琮爲主公子差人往襄陽探聽回說是實恐使君不知特差某齎哀書呈報并求使君盡起麾下精兵同往襄陽問罪劉琦求助于劉備與袁譚之求助于曹操大不相同玄德看書畢謂伊籍曰機伯只知劉琮僭立更不知劉琮已將荊州九郡獻與曹操矣本是伊籍報玄德信郤反是玄德報伊下信籍大驚曰使君何以知之玄德具言拿獲宋忠之事籍曰若如此使君不如以弔喪爲名前赴襄陽誘劉琮出迎就便擒下

誅其黨類貶荊州屬使君矣（最是善策）孔明曰機伯之言是也主公可從之玄德垂淚曰吾兄臨危托孤于我今若執其子而奪其地異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復見我兄乎（劉天既降曹操則玄德非取荊州于劉琮而取荊州于曹操也何尚以劉表為言乎○前劉表薦之而不取失一機會今劉琮夫之而不取又失一機會）孔明曰如不行此事今曹兵已至宛城何以拒敵玄德曰不如走樊城以避之（幾與屯小沛時同一局面）正商議間探馬飛報曹兵已到博望了玄德慌忙發付伊籍回江夏整頓軍馬一面與孔明商議拒敵之計孔明曰主公且寬心前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今番曹軍又來必教他中這條計（不說出何計正使人猜不着）我等在新野住不得了不如早到樊城去便差人四門張榜曉諭居民無論老幼男女願從者即于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暫避不可自誤（挈民同走又是一樣走法）差孫乾往河邊調撥船隻救濟百姓差糜竺護送各官家眷到樊城（先言百姓後及各官家眷足見愛民之至）一面聚諸將聽令先教雲長引一千軍去白河上流頭埋伏各帶布袋多裝沙土遏住白

河之水至來日三更後只聽下流頭人喊馬嘶急取起布袋放水淹之却順水殺將下來接應（前翼德曰何不使水去今番直是使水去了）又喚張飛引一千軍去博陵渡口埋伏此處水勢最慢曹軍被淹必從此逃難可便乘勢殺來接應（第二次調撥又在水邊）又喚趙雲引軍三千分爲四隊自引一隊伏于東門外其三隊分伏西北南三門却先于城內人家屋上多藏硫黃焰硝引火之物曹軍入城必安歇民房來日黃昏後必有大風（不知天時者不可以爲軍師）但看風起便令西南北三門伏兵盡將火箭射入城去待城中火勢大作却于城外吶喊助威（第三次調撥方用火攻○既以風力助火勢又以人心助火威自然分外猛烈）只留東門放他出去汝却于東門外從後擊之（從後擊之妙他却從水邊去）天明會合關張二將收軍回樊城（預先算定收軍時候）再令糜芳劉封二人帶二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紅屬火青屬木本能生火）去新野城外三十里鵲尾坡前屯住一見曹軍到紅旗軍走在左青旗軍走在右他心疑必不敢追汝二人却去分頭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殺

敗兵然後却來白河上流頭接應（前三次調撥已定不想又有此一段在後奇妙○前一人一撥此兩人同一）孔明分撥已定乃與玄德登高瞭望只候捷音（爲予又登高到坐二字晉大筆）却說曹仁曹洪引軍十萬爲前隊前面已有許褚引三千鐵甲軍開路浩浩蕩蕩殺奔新野來是日午牌時分來到鵲尾坡（午爲火位鵲應朱雀正爲下文點染）望見坡前一簇人馬盡打青紅旗號許褚催軍向前劉封糜芳分爲四隊青紅旗各歸左右（前于第四次調撥此却于第一次出現）許褚勒馬教且休進前面必有伏兵我兵只在此處住下許褚一騎馬飛報前隊曹仁曹仁曰此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我當催軍繼至許褚復回坡前提兵殺入至林下追尋時不見一人時日已墜西（自午至晚瀟瀟敘到夜來却有次第）許褚方欲前進只聽得山上大吹大擂抬頭看時只見山頂上一簇旗旛叢中兩把傘蓋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對坐飲酒（木對飲酒不是賞紆燈定是看烟火）許褚大怒引軍尋路上山山上擂木砲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又聞山後砲聲大震欲尋路厮殺天色已晚（[illegible]）

且奪新野城歇馬軍士至城下時只見四門大開曹兵突入並無阻當城中亦不見一人竟是一座空城了（誰知以此空城作爐灶）曹仁曰此是勢孤計窮故盡帶百姓逃竄去了我軍權且在城安歇來日平明進兵此時各軍走之都已飢餓皆去奪房造飯曹洪曹仁就在衙內安歇（已入火甕中矣）初更已後（初更）狂風大作（未寫火先寫風）守門軍士飛報火起曹仁曰此必軍士造飯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說猶未了接連幾次飛報西南北三門皆火起（不見兵只見火）（奇幻）曹仁急令衆將上馬時滿縣火起上下通紅是夜之火更甚前日博望燒屯之火（總將前事對照以襯上文妙甚）後人有詩嘆曰

奸雄曹操守中原　九月南征到漢州
風伯怒臨新野縣　祝融飛下焰摩天

曹仁引衆將突烟冒火尋路奔走聞說東門無火急急奔出東門軍士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曹仁等方纔脫出火厄背後一聲喊起趙雲引軍趕來

混戰（前于第三次間撥此于第二次出現）敗軍各逃性命誰肯回身厮殺正奔走間麋芳引一軍至又衝殺一陣曹仁大敗奪路而走劉封又引一軍截殺一陣（糜劉二人前已于第一次出現今于第三第四次又出現前則一齊出現此則次第出現）到四更時分（四更）人困馬乏軍士大半焦頭爛額奔至白河邊喜得河水不甚深（上流頭有沙布袋故也）人馬都下河喫水人相喧嚷馬盡嘶鳴却說雲長在上流用布袋遏住河水黃昏時候望見新野火起（衫黃昏一句甚妙）一至四更忽聽下流頭人語馬嘶急令軍士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滔天望下流衝去曹軍人馬俱溺于水中死者極多（一則于第一次調撥今却于第五次出現○既用火燒又用水浸十萬之衆不爲炭定爲泥矣）曹仁引衆將望水勢慢處奪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只聽喊聲大起一軍攔路當先大將乃張飛也大叫曹賊快來納命（前于第二次調撥今却于第六次出現○看他敘得前後參差有勢却又一筆不亂）曹軍大驚正是

城內纔看紅焰吐　水邊又遇北風來

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二十一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岡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參訂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　趙子龍單騎救主

前孔明教劉琦是走爲上計今教玄德亦是走爲上計然劉琦之走得免於難玄德之走幾不免於難其故何也則皆玄德不忍之心爲之累耳若非不忍於劉表則可以不走若非不忍於劉琮則又可以不走即走矣若非不忍於百姓則猶可以輕於走捷於走脫然於走其走而及於難者乃玄德之過於仁而非孔明之疏於計也

蔡氏之死天不假手於玄德劉琮之死天不假手於劉琦而殺之者乃是曹操此造物者之巧也然操于張繡之降則不殺于張魯之降則不殺卽于袁譚之初降而未叛則亦不遽殺而獨于劉琮母子則必殺之

而後已其故何居曰琮之意在永保荊州失之則悔悔則必怨怨則舊臣之未降者或將噓枯燼以伏燃則可慮者一郎其臣之已降者見故主尚在亦將懷二心以圖我則可慮者二且操方欲下江南而琮或復與琦合將結劉備以爲我肘腋之患則可慮者三操之謀此全該矣琮即欲不死豈可得哉

檀溪之役子龍以三百人而不能救立德長坂之役子龍以一單騎而獨能救阿斗事之不可知者也關公之保二夫人歷過五關而皆得無恙子龍之保二夫人止過長坂而不能兩全又事之不可知者也或謂檀溪不關龍馬之力當陽亦豈虎將之功天也非人也我謂關公盡事兄之節子龍竭救主之忠天也亦人也立德棄荊州既失其地利猶幸邀天之佑得人之助乎

孫策之知太史慈不以新降而疑其許立德之信子龍不以臨難而疑

其逆一則投契于一時一則乎信于平日也大約文字之妙多在逆翻處不有糜芳之告玄德之疑則玄德之識不奇子龍之忠亦不顯三國敘事之法往往善于用逆所以絕勝他書

文有伏線之妙玄德之取長沙魏延之救黃忠尚隔數卷而此處襄陽城外早有一魏延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在此時初無補于玄德初無益于襄陽而孰知預爲後日之用真奇事奇文

徐氏以不死報夫仇糜氏以一死全夫嗣皆賢妻也吳夫人臨死托壯子于良臣糜夫人臨死托幼子于猛將皆賢母也然死更難于不死臨難之托子更難于平時之托子則糜夫人之賢又在吳兩婦人之上

凡敘事之難不難在聚處而難在散處如當陽長坂一篇玄德與衆將及二夫人并阿斗東三西四七斷八續詳則不能加詳畧又不可偏畧椽筆至此幾于束手今作者將糜芳中箭在玄德眼中敘出簡雍着鎗

糜竺被縛在趙雲眼中敘出二夫人棄車步行在簡雍口中敘出簡雍報信在翼德口中敘出甘夫人下落則借軍士口中詳之糜夫人及阿斗下落則借百姓口中詳之歷落參差一筆不忙一筆不漏又有旁筆寫秋風寫秋夜寫曠野哭聲將數千兵及數萬百姓無不點綴描畫予嘗讀史記至項羽垓下一戰寫項羽寫虞姬寫楚歌寫九里山寫八千子弟寫韓信調軍寫衆將十面埋伏寫烏江自刎以爲文章紀事之妙莫有奇于此者及見三國當陽長坂之文不覺嘆龍門之復生也

郤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流殺將來截住曹仁混殺忽遇許褚便與交鋒許褚不敢戀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河到上流劉封糜芳已安排船隻等候遂一齊渡河盡望樊城而去孔明教將船筏放火燒燬水上之火又其余事郤說曹仁收拾殘軍就新野屯住使曹洪去見曹操具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催動三軍

浸山塞野盡至新野下寨傳令軍士一面搜山一面塡塞白河令大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前是五隊今變作八路）劉曄曰丞相初至襄陽必須先買民心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若我兵徑進二縣爲虀粉矣不如先使人招降劉備備卽不降亦可見我愛民之心（此句是正意）若其來降則荊州之地可不戰而定也（此句是陪說）操從其言便問誰可爲使劉曄曰徐庶與劉備交厚今現在軍中何不命他一往操曰他去恐不復來曄曰他若不來貽笑於人矣丞相勿疑（前者賺徐庶程昱料其必來今者遣徐庶劉曄料其必返前後相映）操乃召徐庶至謂曰我本欲踏平樊城奈憐衆百姓之命公可往說劉備如肯來降免罪賜爵若更執迷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知公忠義故特使公往願勿相負（明知備之不降而招之又明知庶之不勸備降而遣之皆詐也不過先禮後兵以示虛惠於百姓耳）徐庶受命而行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共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使君乃假買民心也今彼分兵八路塡白河而進樊城恐不可守宜作速行計（不待徐庶敎之行而孔明之行

（計已定矣）玄德欲留徐庶。庶辭曰：某若不還，恐惹人笑。某今老母已喪，抱恨終天，身雖在彼，誓不為設一謀。公有臥龍輔佐，何愁大業不成。庶請辭。（若無臥龍輔佐，此時徐庶亦不留乎。或曰：徐庶孝子也，母雖死而墳墓在焉，故不敢絕操耳。）玄德不敢強留。徐庶辭回，見了曹操，言玄德並無降意。操大怒，即日進兵。玄德問計於孔明，孔明曰：可速棄樊城，取襄陽暫歇。（本意在襄陽，孰知下文偏不是襄陽。）玄德曰：奈百姓相隨許久，安忍棄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願隨者同去，不願者留下。先使雲長往江岸整頓船隻，令孫乾、簡雍在城中聲揚曰：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若使此時不告百姓，罷師宵遁，則後來必不為曹操所追及矣。）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此之謂人和。）即日號泣而行，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玄德於船上望見，大慟曰：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或曰：玄德之欲投江，與曹操之買民心，一樣都是假。雖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為假。雖同一假也，而玄德勝曹操多矣。）左右急救止。聞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顧

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不攜百姓則已既已攜之豈可攜其半而棄其半則催船更渡亦必然之勢也）行至襄陽東門只見城上遍插旌旗壕邊密布鹿角玄德勒馬大叫曰劉琮賢姪吾但欲救百姓並無他念可快開門（亦以百姓動之）劉琮聞玄德至懼而不出蔡瑁張允逕來敵樓上叱軍士亂箭射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哭（劉琮拒玄德則不義棄百姓則不仁）城中忽有一將引數百人逕上城樓大喝蔡瑁張允賣國之賊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今爲救民而來投奔何得相拒（突如其來伊何人哉）衆視其人身長八尺面如重棗乃義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魏延之歸玄德尚在數十回之後卻早於此處現出妙）當下魏延輪刀砍死守門將士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快領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讀者至此必謂蔡瑁張允此時必死而玄德此時必入襄陽矣）張飛便躍馬欲入玄德急止之曰休驚百姓（處處以百姓爲重）魏延只顧招呼玄德軍馬入城只見城內一將飛馬引軍而出大喝魏延無名小卒安敢造亂認得我大將文聘麼（忽然又遇一阻隔奇絕）魏延大怒挺鎗

躍馬便來交戰兩下軍兵在城邊混殺喊聲大震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入襄陽（處處以百姓爲重）孔明曰江陵乃荊州要地不如先取江陵爲家（本要取江陵誰知後文又不見江陵）玄德曰正合吾心於是引着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跟玄德而去（此之謂人和）魏延與文聘交戰從巳至未手下兵卒皆已折盡延乃撥馬而逃却尋不見玄德自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爲後來黃忠伏線）却說玄德同行軍民共數萬大小車數千輛挑擔負背者不計其數路過劉表之墓玄德率衆將拜於墓前哭告曰辱弟備無德無才負兄寄託之重罪在備一身與百姓無干望兄英靈垂救荊襄之民言甚悲切軍民無不下淚（曹操哭袁紹之墓是假哭玄德哭劉表之墓是眞哭○雖爲劉表而哭却爲百姓而祝處處以百姓爲重）忽哨馬報說曹操大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趕來也衆將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擁民衆數萬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追兵至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

爲上玄德泣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爲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不携百姓則已既以携之豈可携于前而棄于後到底同行亦必然之勢也）百姓聞玄德此言莫不傷感後人有詩讚之曰

臨難仁心存百姓　登舟揮淚動三軍
至今憑弔襄江口　父老猶然憶使君

卻說玄德擁着百姓緩緩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即至可遣雲長往江夏求救於公子劉琦教他速起兵乘船會於江陵（方知前日爲劉琦畫策早已爲今日玄德伏着）玄德從之即修書令雲長同孫乾同五百軍往江夏求救令張飛斷後（爲長坂坡伏綫）趙雲保護老小（爲當陽伏筆）其餘俱管領百姓而行（處處以百姓爲重）每日只走十餘里便歇卻說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至襄陽召劉琮相見琮懼怕不敢往見蔡瑁張允請行王威密告琮曰將軍既降玄德又走曹操必懈弛無備願將軍奮發奇兵設於險處擊之操可獲矣獲操則威震天下中原雖廣可傳檄而定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王威此計妙不可言劉琮若能行之是一時快事劉琮即不行之亦）

千古快談琮以其言告蔡瑁瑁叱王威曰汝不知天命安敢妄言威怒罵曰賣國之徒吾恨不生啖汝肉瑁欲殺之蒯越勸止李珪死而王威不死亦僥倖耳瑁遂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是諂佞操問荊州軍馬錢糧今有多少瑁曰馬軍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共二十八萬錢糧大半在江陵其餘各處亦足供給一載既有如此之兵糧而不修戰具蔡瑁非人哉操曰戰船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大小戰船共七千餘隻原是瑁等二人掌管操遂加瑁爲鎮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爲助順侯水軍副都督爲赤壁伏線二人大喜拜謝操又曰劉景升既死其子降順吾當表奏天子使永爲荊州之主連許諾番誰知都是假話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蔡瑁張允乃諂佞之徒主公何遂加以如此顯爵更教都督水軍乎操笑曰吾豈不識人止因吾所領北地之衆不習水戰故且權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後別有理會奸雄用人全是權詐可恨可愛却說蔡瑁張允歸見劉琮具言曹操許保奏將軍永鎮荊襄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

入齊捧印綬兵符親自渡江拜迎曹操（大事大契）操撫劃畢即引隨征軍將進屯襄陽城外蔡瑁張允合襄陽百姓焚香拜接曹操操俱用好言撫諭（百姓焚香是沒奈何曹操撫諭是了世事）入城至府中坐定即召蒯越近前撫慰曰吾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也（老奸）遂封蒯越為江陵太守樊城侯傅巽王粲等皆為關內侯（二人前勸劉琮降操王粲此等）而以劉琮為青州刺史便教起程（蒯次許汝今番變封忠極）琮聞命大驚辭曰琮不願為官願守父母鄉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隨朝為官免在荊襄被人圖害琮再三推辭曹操不准琮只得與母蔡夫人同赴青州只有故將王威相隨其餘官員俱送至江口而回（劉琮此聞行旅之況更孫下乏德矣）操喚于禁囑付曰你可引輕騎追劉琮母子殺之以絕後患（惡極然亦勢所必然）于禁得令領眾趕上大喝曰我奉丞相令教來殺汝母子可早納下首級蔡夫人抱劉琮而大哭（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再欲從雖感後房聽賓客之語豈可得哉雖然呂布之妻嚴氏袁紹之妻劉氏皆被曹操取至許都則蔡夫人之見殺尤為死得干淨也）于禁喝令軍士下手王威忿怒奮力相鬭竟被眾軍

所殺（冀州死節者有沮受審配　荊州死節者惟王威一人）軍士殺死劉琮及蔡夫人于禁回報曹操
操重賞于禁便使人往隆中搜尋孔明妻小却不知去向原來孔明先已
令人搬送至三江內隱避矣（徐庶之母被執而孔明之家眷　歎畢竟所謂始人勝元直十倍）操深恨之襄
陽既定荀攸進言曰江陵乃荊襄重地錢糧極廣劉備若據此地急難動
搖操曰孤豈忘之隨命于襄陽諸將中選一員引軍開道諸將中却獨不
見文聘操使人尋問方纔來見操曰汝來何遲對曰為人臣而不能使其
主保全境土心實悲慚無顏早見耳言訖欷歔流涕（與[illegible]之客　[illegible]修等相類）操曰真
忠臣也除江夏太守賜爵關內侯便教引軍開道探馬報說劉備帶領百
姓日行止十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已行過　一月矣）操教各部下精選五千鐵
騎星夜前進限一日一夜趕上劉備（以一日一夜趕上一月　之程兵雖銳亦病矣）大軍陸續隨
後而進却說玄德引十數萬百姓三千餘軍馬一程程挨着往江陵進發
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將二人兩點一　為後文伏筆）孔明曰雲長往江夏去了絕無

回音不知若何立德曰昨燒糧餉親自走一遭劉琦感公昔日之教今若見公親至事必諧矣孔明允諾便同劉封引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去了（問公親去孔明又行止有張趙二將矣）當日立德自與簡雍糜竺糜芳同行正行間忽然一陣狂風就馬前刮起塵土沖天平遮紅日（未寫兵來先寫風報使人凜凜）立德驚曰此何風也簡雍頗明陰陽袖占一課失驚曰此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主公可速棄百姓而走立德曰百姓從新野相隨至此吾安忍棄之（處上以百姓爲重）雍曰主公若戀而不棄禍不遠矣立德問前面是何處左右答曰前面是當陽縣有座山名爲景山立德便教就此山扎住時秋末冬初涼風透過黄昏將近哭聲遍野（嘗讀李陵書曰胡笳秋九月時聞悲風蕭瑟之声又讀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往往鬼哭天陰則聞未嘗不愁然悲也今此處兼彼二語倍覺淒涼○秋冬初一句早爲後文赤壁借風作襯）未至四更時分忽聽得西北喊聲振地而來立德大驚急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餘人迎敵曹兵掩至勢不可當立德死戰正在危迫之際幸得張飛引軍至殺開一條血路救立德望

東而走文聘當先攔住立德罵曰背主之賊尚有何面目見人文聘羞慚滿面引兵自投東北去了（文聘尚有良心）張飛保着立德且戰且走奔至天明聞喊聲漸漸遠去立德方纔歇馬看手下隨行人只有百餘騎百姓老小并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一干人皆不知下落（此處寫得七零八落後文一一點出）立德大哭曰十數萬生靈皆因戀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雖土木之人能不悲乎（先言百姓次言諸將老小處已見以百姓爲重）正在悽惶時忽見糜芳面帶數箭踉蹌而來（糜芳帶箭在立德眼中敘出極省筆）口言趙子龍反投曹操去了也（將寫趙雲盡忠却報趙雲降操是借糜芳口中反襯下文）立德叱曰子龍是我故交安肯反乎（立德之言正襯下文）張飛曰他今見我等勢窮力盡或者反投曹操以圖富貴耳（糜芳不知趙雲張飛亦只趙雲不獨反襯立德之諸）（正反襯趙雲之忠）立德曰子龍從我於患難心如鐵石非富貴所能動搖也（知心之語）糜芳曰我親見他投西北去了（此即訶敘）張飛曰待我親自尋他去若撞見時一鎗刺死（誅者至此趙雲寒心）爲立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良文醜之

事乎（自馬躍檀溪事已隔數回至此忽然一說）子龍此去必有事故吾料子龍必不棄我也張飛那裡肯聽引二十餘騎至長坂橋見橋東有一帶樹木飛生一計教所從二十餘騎都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在樹林內往來馳騁沖起塵土以爲疑兵（翼德亦能用智想爲孔明陶鎔故也）飛卻親自橫矛立馬於橋上向西而望（寫得有声勢○）此處權按下張飛以下單敘趙雲卻說趙雲自四更時分與曹軍廝殺往來衝突殺至天明尋不見玄德又失了玄德老小雲自思曰主人將甘糜二夫人與小主人阿斗托付在我身上今日軍中失散有何面目去見主人不如去決一死戰好歹要尋主母與小主人下落（方敘明不歸東南轉敘西北之故）回顧左右只有三四十騎相隨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覓二縣百姓號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着鎗抛男棄女而走者不計其數（將寫二夫人先寫兩縣百姓是以旁筆佐正筆）趙雲正走之間見一人臥在草中視之乃簡雍也（借趙雲眼中敘出簡雍又省筆）雲急問曰曾見兩位主母否雍曰二主母棄了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馬赶去轉過山坡被一將

刺了一鎗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爭鬬不得故臥在此只糜芳中箭簡雍着鎗作兩樣敍法又妙在二夫人先借簡雍口中點出雲乃將從人所騎之馬借一匹與簡雍騎坐又着二卒扶護簡雍先去報與主人我上天入地好歹尋主母與小主人來如尋不見死在沙場上也說罷拍馬望長坂坡而去妙在不敍簡雍一邊此報只敍趙雲一面去尋忽一人大叫趙將軍那裏去雲勒馬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乃劉使君帳下護送車仗的軍士被箭射倒在此趙雲便問二夫人消息軍士曰恰纔見甘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百姓婦女投南而走甘夫人下落借軍士口中敍出又省筆○簡雍說兩箇夫人都未有下落軍士只說一箇夫人卻有下落俱妙雲見說也不顧軍士急縱馬望南趕去寫趙雲心忙無暇更救軍士不獨簡雍與軍士輕重有別且夫人與軍士緩急更殊也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擁而走雲大叫曰內中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後面望見趙雲放聲大哭雲下馬插鎗而泣曰使主母失散雲之罪也糜夫人與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了車仗雜于百姓內步行與簡雍語照應又撞見一枝軍

馬衝散糜夫人與阿斗不知何往我獨自逃生至此（糜夫人失散借甘夫人口中點出又省筆）正言間百姓發喊又撞出一枝軍來趙雲拔鎗上馬看時前面馬上綁着一人乃糜竺也（糜竺被縛借趙云眼中點出又省筆○糜芳中箭簡雍着鎗糜竺被縛寫得參差歷落妙）背後一將手提大刀引着千餘軍乃曹仁部將淳于導拿住糜竺正要解去見功（補敘明白）（筆法變換）趙雲大喝一聲挺鎗縱馬直取淳于導導抵敵不住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向前救了糜竺奪得馬二匹雲請甘夫人上馬殺開條大路直送至長坂坡只見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大叫子龍你如何反我哥哥（此時已卻不反）（又問一句爲前文餘波）雲曰我尋不見主母與小主人因此落後何言反耶飛曰若非簡雍先來報信我今見你怎肯干休也（補敘出簡雍報信借翼德口中又極省筆）雲曰主公在何處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謂糜竺曰糜子仲保甘夫人先行待我仍往尋糜夫人與小主人去言罷引數騎再回舊路（妙在此時不即見玄德）正走之間見一將手提鐵鎗背着一口劍引十數騎躍馬而來趙雲更不打話直

取那將交馬只一合把那將一鎗刺倒從騎皆走原來那將乃曹操隨身背劍之將夏侯恩也（本爲曹操背劍今爲趙雲送劍）曹操有寶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天劍自佩之青釭劍令夏侯恩背之那青釭劍砍鐵如泥鋒利無比（補敘寶劍來歷又以倚天陪青釭急中偏有此緩筆忙中偏有此閒筆）當時夏侯恩自恃勇力背着曹操只顧引人搶奪擄掠不想撞着趙雲被他一鎗刺死奪了那口劍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寶劍也（再補寫寶劍一句）雲插劍提鎗復殺入重圍回顧手下從騎已沒一人只剩得孤身（得了寶劍失了從騎）雲並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着孩兒左腿上着了鎗行走不得只在前面牆闕內坐地（甘夫人下落用軍士報信糜夫人下落又用百姓報信又省筆）雲聽了連忙追尋只見一個人家被火燒壞土牆糜夫人抱着阿斗坐于牆下枯井之傍啼哭（先將土牆枯井子此一逗妙）雲急下馬伏地而拜夫人曰妾得見將軍阿斗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只有這點骨血將軍可

護持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無恨言之傷心聞之酸鼻○阿斗乃甘夫人所生而患難之中糜夫人能攜持付托勝如己出更見自難得雲曰夫人受難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行死戰保夫人透出重圍糜夫人曰不可將軍豈可無馬人知玄德過擅溪不可無馬不知趙雲過當陽亦不可無馬此子全賴將軍保護妾已重傷死何足惜望將軍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為累也好夫人雲曰喊聲將近追兵已至請夫人速速上馬糜夫人曰妾身委實難去休得兩悮乃將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人知昭烈在自帝城托阿斗于孔明不知糜夫人在長坂坡托阿斗於子龍一樣付托之重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只不肯上馬四邊喊聲又起雲厲聲曰夫人不聽吾言追軍若至為之奈何勢迫事險心忙語急寫來如畫糜夫人乃棄阿斗於地翻身投入枯井中而死人但知趙雲不惜死以保其主不知糜夫人不惜死以保其子趙雲固奇男子糜夫人亦奇婦人後人有詩讚之曰

戰將全憑馬力多　步行怎把幼君扶

拚將一死存劉嗣　勇決還虧大丈夫

趙雲見夫人已死恐曹軍盜屍便將土牆推倒掩蓋枯井土牆枯井前虛點出此處便不笑然可見其用筆閒細掩訖解開勒甲絛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呂布馱女兒在背甚是累墜趙雲裹阿斗在懷頗覺輕便綽鎗上馬早有一將引一隊步軍至來得如此危急愈足見糜夫人一死之妙乃曹洪部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戰趙雲不三合被趙雲一鎗刺倒殺散眾軍衝開一條路正走間前面又一枝軍馬攔路當先一員大將旗號分明大書河間張郃雲更不答話挺鎗便戰約十餘合雲不敢戀戰奪路而走背後張郃趕來雲加鞭而行不想䟫踏一聲連馬和人顛入土坑之內讀者至此必謂趙雲不免矣張郃挺鎗來刺忽然一道紅光從土坑中滾起那匹馬平空一躍跳出坑外亦大奇事本是趙雲保阿斗此却是阿斗保趙雲矣○與檀溪玄德躍馬彷彿相似後人有詩曰

紅光罩體困龍飛　征馬衝開長坂圍

四十二年真命主　　將軍因得顯神威

張郃見了大驚而退趙雲縱馬正走背後忽有二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使兩般軍器截住去路後面趕的是馬延張顗前面阻的是焦觸張南都是袁紹手下降將（袁紹降將正與子龍相應）趙雲力戰四將曹軍一齊擁至雲乃拔青釭劍亂砍手起處衣甲平過血如湧泉殺退衆軍將直透重圍（玄德逃難賴良馬子龍殺將賴寶劍一馬一劍正復相對）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一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急問左右是誰曹洪飛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可留姓名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曹操操曰真虎將也吾當生致之遂令飛馬傳報各處如趙雲到不許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趙雲得脫此難此亦阿斗之福所致也（曹操要提生趙雲却使趙雲保得活阿斗）這一場殺趙雲懷抱後主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面奪搠三條前後鎗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總敘一句省却無數筆墨）後人有詩曰

血染征袍透甲紅　當陽誰敢與爭鋒
古來衝陣扶危主　只有常山趙子龍

趙雲當下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血滿征袍正行間山坡下又撞出兩枝軍乃夏侯惇部將鍾縉鍾紳兄弟二人一個使大斧一個使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上已作一收不想此處又起）正是　纔離虎窟逃生去　又遇龍潭鼓浪來　畢竟子龍怎地脫身且聽下文分解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前回寫趙雲此回寫張飛寫趙雲是幾番血戰寫張飛只是一聲叱喝天下事亦有虛聲而可當實際者然必其人平日之實際足以服人而後臨時之虛聲足以聳聽所以張飛之功與趙雲等非若今人之全靠虛聲渾無實際他人喫盡老力我只出一張寡嘴也

翌德喝退曹軍若非有雲長昔日誇獎之語曹操當時未必如此之懼也不但此也翌德橫矛立馬於橋上而曹兵疑爲誘敵之計若非有孔明兩番火攻驚破曹兵之胆當時曹操又未必如此之疑也則非翌德之先聲奪人而實則雲長之先聲足以動人又非雲長之先聲奪人而實則孔明之先聲足以奪人耳

立德將阿斗擲地亦擲得不差由後觀之以一英雄之趙雲救一無用之劉禪誠不如勿救矣然從來豪傑不遇時庸人多厚福禪之智則劣於父而其福則過於父立德勞苦一生甫登大寶未幾而殂反不如庸庸之子安享四十二年南面之福也長坂之役本是庸主賴虎將之力而得生人反謂虎將賴庸主之福而不死爲之一嘆

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如立德本欲投襄陽忽變而江陵既欲投江陵又忽變而漢津此猜測之所不及也劉表爲孫權之仇劉表未死孫權

方欲攻之劉表既死權忽使人弔之又猜測之所不及也唯猜測不及所以爲妙若觀前事便知其有後事則必非妙事觀前文便知其有後文則必非妙文

讀書之樂不大驚則不大喜不大疑則不大快不大急則不大慰當子龍殺出重圍人困馬乏之後又遇文聘追來是一急及見玄德之時懷中阿斗不見聲息是一疑至翼德斷橋之後玄德被曹操追至江邊更無去路又一急及雲長旱路接應之後忽見江上戰舡攔路不知是劉琦又一驚及劉琦同載之後忽又見戰船攔路不知是孔明又一疑一急令讀者眼中如猛電之一去一來怒濤之一起一落不意尺幅之內乃有如此變幻也

孔明勸立德結孫權爲援魯肅亦勸孫權結玄德爲援所見畧同而孔明巧處不用我去求人偏使人來求我若魯肅一至孔明慌忙出迎便

沒趣矣妙在魯肅來見然後走出此孔明之巧也一見之後若孔明先下說詞又沒趣矣妙在孔明並不挑撥魯肅魯肅先來勾搭孔明又孔明之巧也魯肅欲邀孔明同去若使孔明欣然應允又沒趣矣妙在玄德假意作難孔明勉強一行又孔明之巧也求人之意甚急故作不屑求人之態胸中十分要緊口內十分遲疑寫來真是好看殺人

前看李肅說呂布殺丁原偏等呂布自說出來是一段絕妙文字又看王允說呂布殺董卓亦等呂布自說出來又是一段絕妙文字今看孔明欲往東吳見孫權必待魯肅說出比前二段文字更是奇妙前二段只是兩人往復此則夾一玄德在中前二段一等呂布說出來時便一口贊成此則既等魯肅說出來時却又詐言不肯愈出愈幻愈轉愈曲賞心悅目殆以過茲

却說鍾縉鍾紳二人攔住趙雲廝殺趙雲挺鎗便刺鍾縉當先揮大斧來

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被趙雲一鎗刺落馬下奪路便走背後鍾紳持戟趕來馬尾相銜那枝戟只在趙雲後心內弄影雲急撥轉馬頭恰好兩胸相拍雲左手持鎗隔過畫戟右手拔出青釭寶劍砍去帶盔連腦砍去一半紳落馬而死（既寫趙雲又寫寶劍○趙雲既斬曹營名將五十餘員矣不料五十餘員後又有續案）餘衆奔散趙雲得脫望長坂橋而走只聞後面喊聲大震原來文聘引軍趕來趙雲到橋邊人困馬乏（人困馬乏偏又追軍至令讀者着急○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愈見其適間威勇莫當）見張飛挺矛立馬於橋上雲大呼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當之（本欲殺子龍而來今反得為子龍之援妙）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見玄德與衆人憩於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泣悲其前之相失也寫得惻惻人情）雲喘息而言曰（此處寫趙雲喘息愈見上文勞苦功高）趙雲之罪萬死猶輕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井而死雲只得推土牆掩之懷抱公子身脫重圍賴主公洪福幸而得脫適來公子尚在懷中啼哭此一會不見動靜多是不能保也（此處又着此疑）

（人之筆此折之甚）遂解視之原來阿斗正睡着未醒（阿斗一生只是睡着未醒耳）雲喜曰幸得公子無恙雙手遞與玄德玄德接過擲之於地曰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袁紹憐幼子而拒田豐之諫玄德擲幼子以結趙雲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趙雲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雲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後人有詩曰

曹操軍中飛虎出　趙雲懷內小龍眠
無由撫慰忠臣意　故把親兒擲馬前

卻說文聘引軍追趙雲至長坂橋只見張飛倒豎虎鬚圓睜環眼手綽蛇矛立馬橋上（此借文聘眼中寫一張飛。此處按下趙雲只寫張飛）又見橋東樹林之後塵頭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馬不敢近前（可知繫樹枝於馬尾馳騁林間的是妙計）俄而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遼張郃許褚等都至見飛怒目橫矛立馬於橋上（又猶一句作諸將眼中再寫一張飛）又恐是諸葛孔明之計都不敢近前（此正寫張飛又帶寫孔明）扎住陣脚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操聞知急上馬從陣後來張飛睜圓環眼

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旄鉞旌旗來到料得是曹操心疑親自來看（前在諸將眼中寫張飛此又在張飛眼中寫曹操）飛乃厲聲大喝曰（半日不喝此時方喝妙）我乃燕人張翼德也誰敢與我決一死戰（一我字獨甚）聲如巨雷曹軍聞之盡皆股栗（不獨當時聞者股栗即今日讀之猶覺其声如在紙上）曹操急令去其傘蓋（第一喝早喝去了曹操傘蓋）回顧左右曰吾向曾聞雲長言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忽將白馬解圍時語于此處遙照出來）今日相逢不可輕敵言未已張飛睜目又喝曰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來決死戰（其声愈猛）曹操見張飛如此氣概頗有退心（又在曹操眼中寫一張飛）飛望見曹操後軍陣脚移動（第二喝又喝退了曹操後軍）乃挺矛又喝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却是何故（此一喝更極嘲笑）喊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傑驚得肝胆碎裂倒撞於馬下（第三喝直喝死了曹操近將）操便回馬而走於是諸軍眾將一齊望西逃奔正是黃口孺子怎聞霹靂之聲病體樵夫難聽虎豹之吼一時棄鎗落盔者不計其數人如潮湧馬似山崩自相踐踏（前回寫趙雲死戰有死戰之勇此回寫張飛不戰有不戰之威兩兩對文章）

一樣出色後人有詩讚曰

長坂橋頭殺氣生　橫鎗立馬眼圓睜
一聲好似轟雷震　獨退曹家百萬兵

却說曹操懼張飛之威驟馬望西而走冠簪盡落披髮奔逃（與袁紹磐河遇關張時一般光景）張遼許褚趕上扯住轡環曹操倉皇失措（猶疑被玄德追獲）張遼曰丞相休驚料張飛一人何足深懼今急回軍殺去劉備可擒也曹操方纔神色稍定（前寫趙雲喘息未定是寫趙雲餘勇此寫曹操神色方定是寫張飛餘威）乃令張遼許褚再至長坂橋探聽消息且說張飛見曹軍一擁而退不敢追趕速喚回原隨二十騎摘去馬尾樹枝（細點）令將橋梁拆斷（失算矣）然後回馬來見玄德具言斷橋一事玄德曰吾弟勇則勇矣惜失于計較飛問其故玄德曰曹操多謀汝不合拆斷橋梁彼必追至矣（妙在不即說明）飛曰他被我一喝倒退數里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斷橋彼恐有埋伏不敢進今今折斷了橋彼料我無軍而怯必來追

起彼有百萬之衆雖涉江漢可塡而過豈懼一橋之斷耶方說明緣故○馬尾樹枝是翼德巧處折斷橋梁是翼德拙處弄人使乖到底是弄於是卽刻起身從小路斜投漢津望沔陽路而去

走郄說曹操使張遼許褚探長坂橋消息回報曰張飛已折斷橋梁而去矣操曰彼斷橋而去乃心怯也曹操料張飛玄德料曹操都各不著遂傳令差一萬軍速搭三座浮橋只今夜就要過李典曰此恐是諸葛亮之計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一勇之夫豈有詐謀李典之疑是疑孔明曹操之信是信張飛遂傳下號令火速進兵郄說玄德行近漢津忽見後面塵頭大起鼓聲連天喊聲震地玄德曰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如之奈何成與檀溪之危相似急命趙雲準備抵敵曹操下令軍中曰今劉備釜中之魚穽中之虎若不就此時擒捉如放魚入海縱虎歸山矣衆將可努力向前衆將領命一個個奮威追趕有此一逼便使讀者寒心忽山坡後鼓聲響處一隊軍馬飛出大叫曰我在此等候多時了又是絕處逢生當頭那員大將手執靑龍刀坐下赤兎馬原來是關雲長去江夏借得軍馬一萬接

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地從此路截出（雲長一邊事于此處方絕補出正到在尖如其來）曹操一見雲長匹勒住馬回顧衆將曰又中諸葛亮之計也（與李典之言相照）傳令大軍速退雲長追趕十數里即回軍保護玄德等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雲長請玄德并甘夫人阿斗至船中坐定雲長問曰二嫂已如何不見玄德訴說當陽之事（敘待一筆不漏）雲長嘆曰曩日獵於許田時若從吾意可無今日之患玄德曰我於彼時亦投鼠忌器耳（又追敘前事）正說之間忽（第二十回中事忽于此提照出來）見江南岸戰鼓大鳴舟船如蟻順風揚帆而來（故作驚人之筆）玄德大驚（不特玄德吃驚讀者至此亦爲吃驚）船來至近只見一人白袍銀鎧立於船頭上大呼曰叔父別來無恙小姪得罪玄德視之乃劉琦也（先听其言後見其人欲得至化）琦過船哭拜曰聞叔父困於曹操小姪特來接應玄德大喜遂合兵一處放舟而行任舟中正訴情由江西南上戰船一字兒擺開乘風唿哨而至（又作驚人之筆令讀者再吃一驚）劉琦驚曰江夏之兵小姪已盡起至此矣今有戰船攔路非曹操之軍即江

東之軍也䎡之奈何（不但疑是曹軍且又疑是吳軍此在劉琦意中想出正與下文曹不至江夏反照）玄德出船頭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坐在船頭上乃孔明也背後立着孫乾（見雲長劉琦孔明三人分作三次相見皆故作驚人之筆）玄德慌請過船問其何故孔明曰亮自至江夏先令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我料曹操必來追趕主公必不從江陵來必斜取漢津矣故特請公子先來接應我竟往夏口盡起軍前來相助（孔明一邊事卻借孔明口中補出極省筆）玄德大悅合為一處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錢糧可以久守請主公且到夏口屯住公子自回江夏整頓戰船收拾軍器為犄角之勢可以抵當曹操若共歸江夏則勢反孤矣（特劉劉琦接應卻又不回江夏變化之極）劉琦曰軍師之言甚善但愚意欲請叔父暫至江夏整頓軍馬停當再至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亦是遂留下雲長引五千軍守夏口玄德孔明劉琦共投江夏（既欲往夏口卻又重到江下變比之極）卻說曹操見雲長在旱路引軍截出疑有伏兵不敢來追又恐水路先被玄德奪了江陵便星

夜提兵赴江陵來荆州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已備知襄陽之事料不能抵敵曹操遂引荆州軍民出郭投降本是玄德欲取江陵却反是曹操取江陵變化之極曹操入城安民已定釋韓嵩之囚加爲大鴻臚韓嵩之囚在三十三回中至此方照應其餘衆官各有封賞曹操與衆將議曰今劉備已投江夏恐結連東吳是滋蔓也結連東吳一句是下文伏線當用何計破之荀攸曰我今大振兵威遣使馳檄江東請孫權會獵于江夏共擒劉備分荆州之地永結盟好孫權必驚疑而來降則吾事濟矣此李左車所謂先声而後實者也操從其計一面發檄遣使赴東吳一面計點馬步水軍共八十三萬詐稱一百萬水陸並進船騎双行沿江而來西連荆陝東接蘄黄寨柵聯絡三百餘里極寫曹操軍威正爲下文赤壁鏖兵話分兩頭却說江東孫權屯兵柴桑郡聞曹操大軍至襄陽劉琮已降今又星夜兼道取江陵乃集衆謀士商議禦守之策魯肅曰荆州與國隣接江山險固士民殷富吾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劉備新敗肅請奉命往江夏弔喪

因說劉備使撫劉表衆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備若喜而從命則大事可定矣（孔明欲得荊州魯肅亦欲得荊州孔明欲合東吳以破曹操魯肅亦欲合劉備以破曹是魯肅識見過人處）權喜從其言即遣魯肅齎禮往江夏弔喪肅說玄德至江夏與孔明劉琦共議良策孔明曰曹操勢大急難抵敵不如往投東吳孫權以爲應援（正寫魯肅一邊要來卻又寫孔明一邊要去機括相投接筍甚妙）使南北相持吾等于中取利有何不可（的的妙算）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必有遠謀安肯相容耶孔明笑曰今操引百萬之衆虎踞江漢江東安得不使人來探聽虛實若有人到此亮借一帆風直至江東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并若南軍勝共誅曹操以取荊州之地（此句是主）若北軍勝則我乘勝以取江南可也（此句是實）玄德曰此論甚高但如何得江東人到正說間人報江東孫權差魯肅來弔喪船已傍岸孔明笑曰大事濟矣（寫孔明之智信覺出色）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亡時襄陽曾遣人去弔喪否（問得筋節○孫策之死在二十九回中忽于此處提照一）琦曰江東與我家有殺父之仇安得通慶

弔之〔因孫堅之死在第七回禮中又忽于此處提照〕孔明曰然則魯肅此來非為弔喪乃來探聽軍情也〔以讐家而忽來通好是清測不到之事然其來意則可猜測矣〕遂謂玄德曰魯肅至若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時主公只說可問諸葛亮〔此今俗諺所云門角落裏之人也笑〕計議已定使人迎接魯肅魯肅入城弔喪收過禮物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魯肅此來非為見劉琦正為見玄德耳〕禮畢邀入後堂飲酒肅曰久聞皇叔大名無緣拜會今幸得見實為欣慰近聞皇叔與曹操會戰必知彼虛實敢問操軍約有幾何〔欲問江夏動靜先問彼軍虛實〕玄德曰備兵微將寡一聞操至即走竟不知彼虛實肅曰聞皇叔用諸葛孔明之謀〔諸葛孔明四字不消玄德說出却是魯肅先說妙甚〕兩場火燒得曹操魂亡膽落何言不知耶玄德曰除非問孔明便知其詳肅曰孔明安在願求一見玄德教請孔明出來相見〔只劉琦玄德孔明分作三次相見甚妙〕肅見孔明禮畢問曰向慕先生才德未得拜晤今幸相遇願聞目今安危之事孔明曰曹操奸計亮已盡知但恨力未及故且避之〔曰亮已盡知引然要孫權請教曰力未及引然要孫權助力却

妙在不直說出妙肅曰皇叔今將止于此乎魯肅逼近一句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將往投之偏不說要投孫權偏說要投吳臣此等說話今人多有學之者今之醫生遇人相請本是閑坐在家只說要到別家看病今之先生來人薦館本是投人聽他只說又有別家設聘可發一笑也肅曰吳臣糧少兵微自不能保焉能容人又逼近一句孔明曰吳臣處雖不足久居今且暫依之別有良圖魯肅只言吳臣不足依還未說出孫權來孔明亦言吳臣只可暫依亦併不提起孫權妙甚肅曰孫將軍虎踞六郡兵精糧足又極敬賢禮士江表英雄多歸附之今爲君計莫若遣心腹往結東吳以共圖大事魯肅此時更耐不得只得自說出孫將軍來矣孔明曰劉使君與孫將軍向來無舊恐虛費詞說且別無心腹之人可使見他說出孫權來又故意漾開二句然正是逼近一句別無心腹之人可使隱然除却自己更無人可去矣妙在只不說出來肅曰先生之兄親爲江東叅謀曰望與先生相見肅不才願與公同見孫將軍共議大事孔明自己要去却待魯肅請拖連諸葛瑾在彼並不提起亦待魯肅說出妙不可言玄德曰孔明是吾之師頃刻不可相離安可去也子瑜只是孔明魯肅兩人往復之語耳此時玄德從旁會孔明之意便決此一句鈎鋒相對肅堅請孔明同去玄德佯不許孔明

日肅急忙請奉命共行玄德方纔許諾（魯肅一味老實孔明玄德兩個會意妝腔做勢好看之極）肅遂別了玄德劉琦與孔明登舟望柴桑郡來正是人只因諸葛扁舟去致使曹兵一旦休一不知孔明此去畢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